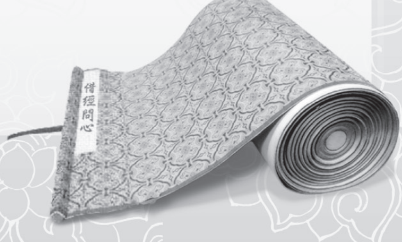
借經問心 03

論語之八佾篇



自序

借著聖典當銅鏡　經論古訓啟智明
問君修道為何事　心靈淨化歸本性

有人告訴我，萬物都是大道所生，身為萬物之靈長的人類亦不例外。人人本具有一顆善良的佛心，這是上天的傑作，也是我們寶貴的財富，其中充滿了智慧，可以讓我們施展無窮的能力，在這娑婆的五濁世界中，歷練出優良的成績，順利通過千錘百鍊的世事考驗，返回清靜無為的至善地。

然而在這嚴峻的磨練考驗中，許多受到塵世名利情愛的誘惑，沉迷於虛情假景，造成了許多靈性在苦海流浪，為了喚回沉淪於紅塵的靈兒，上天派遣許多靈性的導師來到人間，示現苦海流浪記，創造浪

子回頭金不換的故事，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智慧經典，引導我們回歸清淨的涅槃地，這就是大道根本的無極地。歷來五教聖人及諸聖仙佛，都是在扮演著度化眾生，脫離苦海的角色，讓我們在苦海中有慈航引渡，感恩上天暨諸聖仙佛的慈悲，讓我們在黑暗中有明燈指引，讓修士能藉機點燃心燈，開啟久被蒙蔽的智慧。

聖佛仙真所著述的無數經典，無一不是為眾生的靈性淨化而撰述，深恐世人沉迷日久，為慾望所蒙蔽，未能看清楚人間的陷阱，視名利財貨為重，卻忽視最重要的本性，因而長時來沉迷於六道輪迴，難以覺醒。

上天本是要借重凡塵假相，用以磨練身心靈，找回本有的真性。然許多的靈性卻因此而產生無明，甚至以聖佛的聖典做為經營名利的工具，實有違反上天派遣聖佛降世的本意，不能使靈性上升，反而沉淪墮落。修道的重點在修心，修心之要在淨心，心性淨空，佛性無

遮，自然明理，如果只停留在學問的論述，為名為利為情所困惑，實是可惜。

如今有幸能有機會接觸聖典，受到諸聖仙佛的教化，深深感觸修道必先依據聖典的指示，不斷借經以反問己心，我們與聖佛的差別在何處？明理實修，親證本性乃是重要的方法。研究經典，除了首要會念、會解之外，尚須融入於心，應用於生活中，使能達於圓滿的境界，才能把聖經的知識轉化成智慧。因而將此一系列命名為《借經問心》，首先從儒家經書的《論語》開始，探討至聖先師孔夫子以及相關的人士，如何在生活中帶領我們找到心中的本性。

《論語》共有二十篇，將分為二十冊來探究，其重點在於借文中所載之道以明心，在生活的每一細節中，體會到本性與大自然生活的關係，使能在生活的當下，認明本心，悟得本性。期待有緣人能共襄盛舉。道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借經典、經驗問問自己的心，找回自

己的本性，從明心見性悟後起修而回歸本位，才不至於浪費此生遺憾終身。本冊是《借經問心》系列，《論語》第三篇《八佾篇》的心得。

今年正式進入庚子年，乃修行重要的關鍵，上天給我們許多自我磨練成長淨化心性的機會，但願共同攜手努力，互相提醒，把握時機，認理學修。感恩韋憲前賢撥冗校對，同時也感恩十方大德出資付梓，讓此書能與眾人見面，更感恩諸聖仙佛的神佑啟示。祈求上天，願大家諸事圓滿。

後學　癡翁敬序

西元二〇二〇年二月十日（庚子年元月十七日）於勤學齋

目錄

序言 …… 2
引言 …… 8
本篇相關人物簡介 …… 10
01 禮儀要適度 …… 14
02 僭越孰可忍 …… 18
03 行為已過份 …… 22
04 詩經的君祭 …… 26
05 越份的祭禮 …… 30
06 行禮要有仁 …… 34
07 作樂須以仁 …… 38
08 林放知禮本 …… 42
09 禮寧儉不奢 …… 46
10 喪寧戚不易 …… 50
11 夷狄與諸夏 …… 54
12 季氏旅泰山 …… 58
13 冉有難救主 …… 62
14 林放逾泰山 …… 66
15 君子爭於射 …… 70
16 詩經的涵義 …… 74
17 先誠而後禮 …… 78
18 夏禮與殷禮 …… 82
19 文獻以徵禮 …… 86
20 既灌後失禮 …… 90
21 知禘治國易 …… 94
22 祭神如神在 …… 98
23 媚奧與媚竈 …… 102

24 獲罪天莫禱 …… 106
25 制度吾從周 …… 110
26 入廟每事問 …… 114
27 每事問即禮 …… 118
28 古道之射箭 …… 122
29 愛羊與愛禮 …… 126
30 事君盡禮諂 …… 130
31 君臣之相處 …… 134
32 關雎真內涵 …… 138
33 社主的涵義 …… 142
34 處事要靈活 …… 146
35 管仲之器小 …… 150
36 管仲節儉否 …… 154
37 管仲知禮否 …… 158
38 越分設反坫 …… 162
39 管仲不明禮 …… 166
40 子語大師樂 …… 170
41 作樂之開始 …… 174
42 作樂之後續 …… 178
43 儀封人請見 …… 182
44 學子莫憂患 …… 186
45 夫子為木鐸 …… 190
46 韶樂盡善美 …… 194
47 武樂未盡善 …… 198
48 居上的態度 …… 202
49 行禮必有敬 …… 206
50 臨喪要有哀 …… 210

引言

禮樂制度成於周公　禮樂治國人和政通
儒家提倡仁義道德　禮壞樂崩怎能繁榮

周朝的禮樂制度，是集儒家治國之大成，相傳是周公所創建，乃揉合封建制度、宗法制度，構成整個中國古代的社會制度，對後世的政治、文化、藝術和思想影響甚為巨大，同時對於治理國家做出重大的貢獻。禮的部分，主要從形式上規範相關的人士與做法，包括每個人的身分，及其應該履行的禮儀和義務，最終形成等級制度，使每個人能安於本分，社會自然健全，國家自可安定。樂的部分主要從感情上，來聚合統治範圍內的每個階層，使能安心於其社會的階層，通過制定典範的詩歌曲目，以及舉辦集體奏樂等活動方式，使每個人都能在其範圍內，締造祥和的氛圍，不因越矩而使社會動亂，國家全體上

下不安，終究要使大家能夠擁有一個祥和的空間。

就個人而言，優雅的音樂能產生安神健體的作用，不但可以善化人心，還可以提高人的道德素質。孔夫子在齊國聞得《韶樂》，歡樂之餘竟然可以三月不知肉味，並感歎說：「沒想到聽音樂，竟能讓人到這種境界。」據說當時師曠彈琴時，馬兒竟然忘記吃草，仰起頭來側耳傾聽；覓食的鳥兒竟然忘記飛翔，翹首迷醉，丟失口中的食物。就治理政事來說，禮樂能夠和諧民心，移風易俗，使得國泰民安。

孔夫子的學生子游，在武城當縣官，以禮樂教化百姓，城裡響起一片弦歌之聲。當孔夫子來巡視時，看到這種景象，用有趣的方法讚歎說：「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匯報說：「我時常聽夫子說：『君子學禮樂就會愛人，小人學禮樂就會和順。』我之所以用禮樂來教化他們，就是讓他們能有修養。現在城裡的百姓都能講究禮讓，和睦相處，這正是我當初為政的目的。」可見禮樂對於個人及政治，都有非常好的效果。

《論語》是孔夫子教導當時的弟子，以及相關的人員，在日常生活中，告訴大家，我們的靈性從上天來，所以必須學天的大公無私，才能順利回天，這是《學而篇》的要義。接著《為政篇》是告知我們，政治是大家的事情，唯有自己管理自己，並且互相提醒，才能在此良性互動下，找到公正的心，有如北極星為眾星所拱繞，不至於偏於私心而掉入輪迴苦海。接著《八佾篇》以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拉開序幕，評論禮壞樂崩的下場，造成了春秋戰國的亂象，正如老聖在《道德經》第三十八章所說：「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可見政治在人為的操作之下，未能按天理行事，必然產生民怨而傷及道德，造成安定社會防線的節節敗退，最後決定於「禮」這一道最後的防線，如果再崩潰，那社會就亂了，國家就不安定了。接著我們來探討此篇的內涵，以利於安定人心，淨化本性，使幸福重現人

間，本性能夠回歸本位。

本篇相關人物簡介

★季平子（？至西元前505年）

季氏，指季平子，姓季孫，名意如，季武子季孫宿之孫，季悼子季孫紇之子，諡號平，史稱季孫意如，亦稱季氏、季孫、季孫氏，季武子死後，繼任魯國正卿。

★林放

姓林，名放，字子邱，春秋末年魯國人，相傳山東泰安崇禮鄉的放城集，是林放的故里。有些書不認為林放是孔夫子的學生，但清朝朱彝尊所撰《孔子弟子考》，列林放為孔夫子的學生。在唐朝開元年間封為「清河伯」，宋朝封為「長山侯」。

★冉有（西元前522年至？年）

姓冉，名求，字子有，也稱冉子，通稱冉有，被尊稱為有子。生

於魯國（今山東荷澤市冉賢集），少孔夫子二十九歲，為孔夫子的學生。冉有出身微賤，個性謙遜，較為保守。但擅長政事，多才多藝，為孔門中具有相當政治才華的人物，與伯牛、仲弓同一家族。在孔門十哲中，與子路同列為政事科。唐朝開元封為「徐侯」，宋朝封為「彭城公」，後改稱為「徐公」。

★王孫賈

春秋時衛國大夫，周王之孫，自周出仕於衛，善於帶領軍隊，為衛靈公執政時的權臣。孔夫子認為當時衛靈公無道，而能維持不敗的原因，就是王孫賈善於治軍旅，使得衛國能得到一時的安定。

★魯定公（西元前556年至西元前495年）

姬姓，名宋，是春秋時魯國第二十五任君主，承襲其兄魯昭公的君位。於西元前509年至西元前495年，在位共十五年，其間曾任用孔夫子當司寇。

★宰我（西元前522年至西元前458年）

姓宰，名予，字子我，又名宰我，春秋時代魯國人，孔夫子的學生，少孔夫子二十九歲，擅長言辭，為孔門十哲中，與子貢同列為言語科。

★夏后氏

夏代開國的君王，是黃帝之孫顓頊氏之孫，姒姓，其號禹，俗稱大禹、禹王，其初封為夏伯。西元前2205年接帝位，以初封地為統一天下之號，史稱夏禹，又稱夏后氏。

★管仲（西元前720年至西元前645年）

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謚敬，被稱為管子、管夷吾、管敬仲，潁上人（今安徽潁上），為當代法學家、經濟學家、哲學家、政治家、軍事家。才華出眾，智慧超人。早年貧困，後受好友鮑叔牙力薦，當上齊桓公的宰相，為齊桓公九合天下諸侯，成為霸主。

01 禮儀要適度

【原文】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

孔子評論季氏家族　八佾之舞演於庭除
違法亂紀破壞秩序　僭越行為毀了制度

孔夫子對於禮樂制度非常重視，當他知道季孫氏所為的禮儀，做了評論說：季孫氏將周天子祭祀專用八佾舞蹈的禮樂，在自己的家廟中演奏，是非常不適宜的，僭越了自己的身分，破壞了禮樂制度。

禮樂教化一直以來，都伴隨著華夏民族的成長，維繫著神州大地五千年來的文明傳承，不但給我國歷代統治者提供最佳的資訊，古代聖王治理國家，都能以禮樂為基礎，締造堯天舜日的太平盛世，古今中外一直流傳著。傳說自盤古開天闢地時就有「長鼓」之舞樂，女

媧有「充樂」之舞樂，伏羲氏有「扶來」之舞樂，神農氏有「扶犁」之舞樂；黃帝以後，又有《咸池》、《大章》、《韶》、《南風》、《大濩》、《大武》等，之後歷代各朝都有特製的樂章，反映當時的政治民情。

然而夏桀、商紂為了一己之私的享受，使得禮樂制度一再破壞，導致社會混亂民不聊生，終至眾叛親離而亡國。到了周朝，周公攝政時，建立了禮樂制度，一直使西周能夠保持安定。然而隨著西周社會制度的崩潰，禮樂制度被破壞無餘，中國的歷史進入春秋戰國時代，群雄割據，造成社會的動盪不安。孔夫子生於春秋時的魯國，有見於社會的亂象，於是倡導儒家的精神，試圖恢復西周周公所制定的禮樂制度，希望從上至下，人人都能克己復禮，實行仁愛，使社會能夠和諧。

因而對於當時魯國握有實權執政的季平子的作風，首先提出評判，希望能藉此制止其不當的行為。當時季平子在魯國當權多年，專權跋扈，不把魯國君王看在眼裡，甚至不按禮儀規定，在曲阜襄公廟

舉行六十四人的八佾舞，只留幾個人在現場演禮，其餘都到他家中去演禮，嚴重僭越禮樂制度，使得魯國情勢非常混亂，社會動盪不安。

「佾」讀億，是行列的意思，「佾舞」是一種行列整齊的祭祀舞蹈，相傳起源於周公。八佾舞是表演者分成縱橫八列，每列八人，共六十四人，是祭祀舞蹈中最高最隆重的規格，為天子所用。依照周禮制定的禮法，天子為八佾，諸侯為六佾，卿大夫為四佾，士為二佾。季平子以諸侯的身分，卻在自己家廟庭前表演八佾舞，嚴重破壞禮制，帶壞社會風氣，使得國家動盪不安。孔夫子見於此，而以嚴厲的口氣批判，如此僭越禮制的行為，都忍心做得出來，那麼其他違法亂紀的事情，還有什麼做不出來的呢？

社會要祥和，國要泰民要安，都是要靠大家在平時生活中，做好自己的本分，才能使社會安定。尤其身為領導者，更應該以身作則，做好自己以為百姓的模範，才能在歷史上留下美名，讓後代的子孫能以祖先為榮。否則，自己為了一時的享受名利，為私而忘公，做出錯

誤的行為，雖能風光一時，卻要負遺臭萬年的責任，讓子孫永遠抬不起頭來，實在不該。因果報應，乃是大道運行於人間的鐵律，任誰也不能例外，明理的人自能遵守，行善積德自有善報，行惡者當遭受惡報。

古德曾以《十四嘆息》一篇，來勉勵我們，平時要做好自己應做的事情，以免沒有做好，卻只留下一生的遺憾與嘆息，實在不值得，其文如下：

禮不究一嘆息，學不恆一嘆息；
人不渡一嘆息，家不齊一嘆息；
志不展一嘆息，愿不了一嘆息；
知不辨一嘆息，行不篤一嘆息；
功不建一嘆息，德不累一嘆息；
怨不忘一嘆息，恩不報一嘆息；
歲蹉跎一嘆息，機不握一嘆息。

02 僭越孰可忍

【原文】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季氏作為違反正道　僭越禮制錯亂顛倒
所為惡行難以忍受　歷史紀錄罪過難逃

孔夫子接著說：如果破壞禮樂僭越制度的做法，都可以忍心做出來的話，那還有什麼事情做不出來的呢？

從季平子在自家的廟庭表演八佾舞來看，可以知道其恃權盜取天子之位的野心，揭然表現於公開的祭祀儀式之中，不但僭越了禮法，更是藐視了神靈，得罪於天與神明，當然不會有好下場。其實當時周公制禮作樂，佾舞是為了人與神溝通的舞蹈，所以參與祭祀演出佾舞的人，必須要專心一意，眼神不能外視，不可東張西望，彷彿神就在

心中。要知道佾舞也就是與自己內心的對話，是一種內省的功夫，其中有淨化己心，才能與天地通神明通，這是一種至誠的表現。這演舞之中，可以體會出儒家文化的傳承，時時提醒參與者，要能克己復禮，有如佾舞中，每五步一頓，隨著鼓聲緩步前進，保持著專心對周遭的觀察與警覺，不能有所疏忽而失神。不明此中的真諦，卻以此來炫耀自己的貪婪野心，其實是在陷害自己於不義。

「忍」字心上一把利刃，告訴我們要有耐心善於判斷，雖然受到猶如刀刃刺心之痛，仍然能有耐心去完成事情，如為了完成善舉，要有耐心禁得起各方嚴厲的考驗，仍然堅持以圓滿其事，忍人所不能忍，乃能成就常人所不能完成之事。然而對於錯誤的決定，仍然不顧一切的勸止，仍然做出為私忘公，破壞社會道德之事，這種殘忍的行為，實為人人所詬病，就如同季平子用八佾舞在家廟庭前表演一樣。

忍字要善用，才能得其利而去其害。要知道，萬法惟心，人間一切因果報應，都是此心的作用，因而對於此心要善加探討與善用，

否則用錯此心，當會給自己帶來無窮的災難，所造惡業，雖經長時亦不能自動消除，必須甘心受報而無怨恨，才得以消除。因而此忍字上面，這一把利刃，要成為一隻智慧劍，揮去心性上不該有的妄念，使能展現真心，才是明智之舉。

老子在《道德經》第六十五章說：「古時善用大道治國者，並非教導百姓學習聰明巧詐，而是教導百姓純樸敦厚。百姓之所以難以治理，是因其智謀太多。所以用智謀治國，反而會使國家遭受禍害；不以智巧來治國，才是國家百姓的幸福。」由此可見季平子算盡機關，佔盡便宜，以為自己可以永遠享福，可以給子孫帶來永遠的利益，卻沒想到終究還是誤國害民，禍及子孫而已，能不慎乎？

來到這個娑婆世界，是要我們以堪忍的心，來面對苦海人生，學習解脫，不要因貪婪權勢，讓自己永遠流浪於苦海中，這是來到人間，最錯誤的決定。是以先哲以《人生的苦》一文，來提醒我們時時反省以自覺：

太飽也是苦，太餓也是苦；
太冷也是苦，太熱也是苦；
太無聊也是苦，太操勞也是苦；
有錢也是苦，沒有錢也是苦；
太胖也是苦，太瘦也是苦。
沒有意義的過日子更苦，心靈的空虛尤其苦。
人之所以會苦，是因不知足不覺悟。
若能知足感恩，苦中也有福；
若能覺悟，煩惱轉菩提。
跳脫世間的束縛，不隨業力的擺佈；
真理注入內心深處，依循著正路；
效法聖賢，效天法地，完成使命，才是大丈夫。

03 行為己過份

【原文】三家者以雍徹。

魯國三桓大夫執政　專權挾君驕慢氣盛
祭祀祖先擅用雍徹　錯誤行為以為己能

孟孫氏、叔孫氏、季孫氏等三家，是當時魯國執政的大夫，在祭祀其祖先時，僭用周天子的禮儀，以唱《詩經·周頌·臣工之什·雍篇》來撤除祭品。明顯破壞了當時的禮樂制度。

所謂的「三家」，又稱三桓，是指魯國卿大夫季孫氏、叔孫氏、孟孫氏。這三家起於魯莊公時代（西元前693年至西元前662年），當時其父魯桓公有四子，嫡長子莊公繼承魯國國君，庶長子孟孫氏、庶次子叔孫氏、嫡次子季孫氏，依封建制度，被魯莊公封為卿，後代形

成了大家族，當時稱為魯三桓。自魯僖公後，三桓世為魯卿，執掌國政，其中以季孫氏實力最強。三桓互相矛盾，又有共同利益，對魯國國政產生重大的影響。魯宣公時，三桓發動政變，驅逐了意圖消滅三桓，恢復魯君威信的公孫歸父，於是魯國國政落入三桓掌理。

到了魯昭公時，三桓將魯公室的土地財產、軍隊及人口瓜分，並由三桓進貢以供養魯君。魯昭公到了後期無法容忍三桓，於西元前517年，聯合當時與三桓交惡的郈氏合作，對抗三桓卻失敗，魯昭公被迫出走，六年後死於晉國，三桓立其弟為魯定公，後經魯哀公、魯悼公、魯元公時期，始終無法擺脫三桓的專政。直到魯穆公實行改革，任命博士公儀休為魯相，才逐漸從三桓中收回政權，國政才開始步入正軌，擺脫三桓的專政，重新確立魯公室的權威。

所謂的「雍徹」，乃是天子祭祀的禮儀。雍，是《詩經》的篇名，載於《周頌・臣工之什》篇中，為天子祭祖撤饌時所唱的詩。徹，是祭祀完畢，要撤去放三牲的架子。《詩經・周頌・臣工之什・

雍》的原文：「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其意思就是：來的時候舉止安睦和雍，以到此地更是肅靜恭敬。前來助祭的是諸侯群公，主祭者是天子，表現莊嚴肅穆的儀容。啊！敬獻一頭碩大的公畜，再續助我供上完整的犧牲。真偉大啊我的先父文王，保佑我這孝子能夠安寧。聰明睿智的那是賢臣，能文能武的這是聖君。安定周邦上及皇天，繁榮興旺後世子孫。皇考保我長眉大壽，賜我洪福又多又盛。敬勸皇考享用祭品，又拜見我有文德的母親。

孔夫子在《論語‧顏淵篇》回答齊景公問政時說：「君要盡君的本分，臣要盡臣的本分；父母要盡父母的本分，子女要盡子女的本分。」齊景公聽了之後有感而說：「說得真好，真的如果君不盡君之責，臣不盡臣之責；父不盡父之責，子不盡子之責。雖然有粟米等食物，我還能安心食用嗎？」三桓破壞禮制，僭越君位，使國家不能安

定，百姓不能安心，實是歷史的罪人。

人生在世，當要明白來人間的意義，最重要是來了願與了業，藉著平時生活，隨緣了舊業，莫再造新殃，以免於繼續輪迴於苦海中，先哲以《人生真相》一文，來提醒我們：

一兔在野百人逐之，一金在山萬人掘之，一妓在室百人淫之；一戲在場萬人觀之，一善在行百人毀之，一盜在世萬人避之。

夫今世人善惡顛倒，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失其良心，失其佛心。良心歸之五常，是真我，真我即是佛。

人命賤如螻蟻，生命賤如草芥。今日此時道德淪亡，世風日下。然憂患中的知識份子，怎能無感花之濺淚，草木之含悲；怎能不奮起勃勃不倦之黃卷青燈，怎不尋求亂之源，以求治世之良方。

04 詩經的君祭

【原文】予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孔子引用詩經雍篇　評論三桓祭祀隨便
違反禮制留下罵名　如此行為正道離偏

孔夫子引用了《詩經・周頌・臣工之什・雍篇》來說明：「四方的諸侯，只是在此典禮上，扮演助祭的角色，當主祭的天子，要以莊嚴肅穆的態度出席。」如今三家卻反助祭為主祭，此事是僭越制度違反禮法的。

周公制禮作樂，以禮樂治國，使得國泰民安。然而後世君王治國，不依禮樂治國，造成禮壞樂崩，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國家因而大亂。魯國自從三桓掌權治國，不將君王看在眼裡，從

此社會大亂，人民沒有安定的日子可過，因而孔夫子談到三桓，僭越君權，違反禮法，破壞體制，甚為感嘆，因而舉用《詩經・周頌・臣工之什・雍篇》中的話語：「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當時三桓執掌魯國的政權，均為國君的家臣，致使魯君的大權旁落，由於沒有公臣，所以三家膽敢僭用天子的禮樂，孔夫子基於禮制，引用《詩經》來說明正確的禮法。依《雍篇》記載其中的話語，其解釋如下：相，讀去聲，協助的意思。辟，讀畢，辟公，指諸侯。穆穆，是莊嚴肅穆的樣子。諸侯都是前來助祭，而以天子為主祭，其場面非常莊嚴肅穆，如此合禮制誠心祭祀，才能表達對神明的敬意。如今三桓卻違反禮制，僭用雍徹之禮於家廟的祭祀，使得整個禮法被破壞無遺，造成國家的動盪不安。

禮制是穩定人心，安定社會秩序，非常重要的依據，如果失去禮制的這一道防線，人慾的洪流必然衝破人倫的道德防線，社會還能安定，國家還能太平，真是太不可思議了。雖然禮制看似束縛人民的自

由，卻能保障整體的安定，如果人人為了一己的自由，卻破壞整體的安全，是非常不值得的，且是非常不智的行為。因而孔夫子《中庸》說：「愚癡卻又喜歡自以為是，卑賤卻又喜歡獨斷獨行。生於現今的時代，卻違反古聖所傳下來的正道，如此的行為，將會為自己招來災禍。」

接著《中庸》又分析說：「不是居天子的位子，就不可議訂禮儀，不可以制定法度，不可以考訂文字規範。現今天下，車子的軌道要一致，語言文字要統一，倫理道德要相同。雖然高居相當的地位，卻沒有對等的德量，是不敢制訂禮樂制度的；雖然具有相當的德量，卻沒有相當的地位，也是不敢制訂禮樂的。」自有歷史以來，許多故事都印證了「德不配位，必有災禍」的事實。孔夫子又在《論語・泰伯篇》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都是在提醒我們，為人要守本分，做好自己的責任，家庭自然和諧，社會自然安定。

人心不足蛇吞象，貪婪的心使我們的衝勁十足，錯誤的心態卻

給自己帶來無窮的禍害，如果未能認清人間的實相，對紅塵卻產生無窮的妄念，讓自己在苦海中沉淪，古聖以《四大不足》之文來警惕我們：

漢帝為君欲做仙，石崇巨富苦無錢；
嫦娥對鏡嫌貌醜，彭祖焚香祝壽年。
世間若能從人願，山作黃金海作田；
勸人不必多憂慮，一日清閒一日仙。
丈夫不可賢妻醜，妻子不可怨夫貧；
妻子醜陋前生定，夫家貧苦命生成。
命好不到貧家去，命窮難進富家門；
夫妻本是前注定，五百年前結成緣。
他人騎馬我騎驢，仔細思量我不如；
回頭又見推車漢，比上不足下有餘。

05 越份的祭禮

【原文】奚取於三家之堂？

天子祭禮三家擅用　演於家堂引來險凶
三桓想法只為炫耀　如此行為其德困窮

這種《詩經．周頌．臣工之什．雍篇》所使用的制度，本應在天子祭祀的殿堂才能使用，為何這三家的廟堂在祭祀時，會取用天子的禮樂制度呢？

天律運行大公無私，善惡之報如影隨形，古今中外無人例外。歷史見證從不爽失，歷來君王破壞禮制，無好下場，猶如破壞天理，誰能安然度過。上樑不正下樑歪，上位者不循正道以治國，為人臣屬不盡忠以護主，甚至攬權霸勢貪得無厭，以下犯上造成不良風氣，使得

社會混亂，必然近報己身，遠報子孫，殃及後代，顛沛流離，慘不忍睹。

《啟智真經．善惡報應章》載：「榮枯得失，循環報應無差；貴賤壽夭，生死輪迴有定。人有善惡之心，天無不報之理。善者，天理也，天理存，則人慾滅；惡者，人慾也，人慾生，則天理微。天道者，福善禍淫也。善為福路，刻刻行善，不求福，而福自至；惡為禍路，時時作惡，不惹禍，而禍自來。所謂善者降祥，惡者降殃也。」又載：「愛好子孫，必要積德；希享榮華，應知造功。為善降祥，早報己身，遲報子孫；作惡生禍，小則報己，大則全家。報應昭彰，絲毫不爽；造化分明，監察無差。

古人云：『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恆常之理也。禍福無門，由人自招。富貴之人，日迷花天酒地；貧窮之人，時著利慾財迷。不務正途之業，每思不義之財；奪正理而乖天律，欺人道而違聖訓。遍行奸盜邪淫之途，多作詐騙劫殺之事。不懼

天怒人怨，只曉身樂家榮。如斯之輩，不知回頭，難免禍到災臨，重則家亡嗣滅。」行為的善惡，都是此心所為，如果讓習性作主，本性退位，將上演許多輪迴事；如果元神作主，識神退位，將脫離輪迴的牽扯。為了一時的爭權奪利，卻種下千萬年難消的罪業，何苦呢？

人生在世，短短數十載，能看清真相者不多，大多沉迷於紅塵慾望之中，難以出離輪迴苦海，因而先哲撰《看透人生》一文，鼓勵我們，不要為享人間富貴，卻貪得無厭而犯罪造業，終究自作自受，何苦來哉？其內容：

帝王世家，贏不了仙佛穩坐之品蓮；
官宦顯達，抵不過一日的優遊清閒。
錢財富貴，買不得閻王簿的生死籤；
名利權勢，只不過是空幻的代名詞。
恩恩愛愛，終究是難逃離別的苦酸；
怨怨恨恨，終究是不得解脫的牽纏。

是是非非，自有那天理公正的評判；
煩煩惱惱，難逃一世的苦累與疲憊。
心情迭變，要用心境與真智來克難；
窮困潦倒，只要能放開心懷自能安。
挫敗氣餒，只要能持久耐勞終可成；
落寞失意，別忘記了天地與你同在。
無助無奈，當懷著世事觀如常之心；
忐忑不定，擺出你如如不動之本心。
佛門不易進，即入佛門，真乃佛緣深也；
是佛門弟子，就該己達達人渡己渡眾；
大道不難成，就怕你捉不住心常起伏；
心不難降服，但要一念不起事過境遷；
坎坷修道途，當懷著一顆永不退轉心。

06 行禮要有仁

【原文】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

禮制基礎建於仁德　無仁之禮違反原則
夫子訓言適用古今　學道之士當要明澈

孔夫子明示禮樂的真正含意，必須基於仁德，所以說：做為一個人，如果不能以仁慈待人處事，那禮儀對他又有何教化的作用呢？

古人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又說：「花無百日紅，人無千日好。」一生活在這個無常的世界裡，雖然壽命有及百歲者，回頭一看，也是剎那間的事情。可見人生短暫，如果不能善用這一段可貴的時間，作有效益的事情，翻眼之間，已經黑髮變白髮，年老體衰，感嘆也無濟於事，也只能留下遺憾的回憶。因而要正視來到

人間的目的，不要使自己成為輪迴的工具，長時沉浸於苦海中，難以出離，永劫不復，那是對自己本性的殘害。

古德說：「人生難得。」能獲得人身，比盲龜遇浮木還難，因而要善用難得的這一生。世人能來到人間，只因業力與願力的關係，在這堪忍的娑婆世界，我們必須有耐性的學習，以恢復本具的智慧，但必須通過苦海的種種考驗，才能證實自己已經完全恢復。在這過程中，我們必須找回本性具有的五常德－仁、義、禮、智、信，這是檢驗自己是否恢復本性的方法。

雖然本具五常之德，因在紅塵中打滾，受到慾望的污染，難免被覆蓋而不能顯現其功能，以至於待人處事無法圓滿，造成互相間的因果牽扯。因而必須借著學修，了解來到人間的主要目地，就是要了業與了願，找回自己的本性。找回本性要在日常生活中，找回五常德，而仁德是五常德之首，先能找回，後面就能陸續獲得。

要找回仁德，先從「仁」字去觀察體悟，仁者，二、人的組成，

可見仁是從兩人之間的互動開始，擴而充之，二人之間，也可以解讀為人與人、人與事、人與物之間，能夠產生和諧的作用，就是有仁德，不能和諧甚至於破壞，就是沒有仁德。和諧是由於懂得尊重與感恩，不能和諧只因互爭與挑剔。

和諧要從本身做起，首先在家庭發酵，繼而影響左鄰右舍、鄉里、社會、國家，終及全世界。因而孔夫子的學生有子在《論語・學而篇》說：「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可見要找回仁德，必從孝順父母友愛兄弟著手，才是正確的方向。

至於禮樂的功能，是在輔助我們，調適心性，以利於找回仁德，回歸本性。如果禮樂不能幫助我們找回仁德，很有可能止於形式，對於找回仁德是沒有多大的作用的，甚至於利用禮樂成為爭取名利情的手段，那就更成為禍害本性的兇手，所以孔夫子說：「人而不仁，如

禮何？」

身為人，要知道為人的意義，是要我們藉此人身，努力學修以找回自己的本性，因而古德曾撰有《認識自己》之文來提醒我們，以便從自己日常的行為找到自己的本性，其文如下：

認識自己多一點：

認識你的眼，它有真誠的圈；

認識你的眼，它能容下眾生的善。

認識你的臉，它是慈祥的顯現；

認識你的臉，它能使微笑漫延。

認識你的肩，它能扛起眾生希望的擔；

認識你的肩，它是眾生放心的靠山。

認識你的拳，它是為眾生祈禱的願。

認識你的拳，它是為眾生解脫打拼。

07 作樂須以仁

【原文】人而不仁，如樂何？

善用樂理使心降伏　沒有仁德如何返璞
孔子告知誠心實踐　居仁由義找回真如

接著孔夫子又說：做為一個人，如果不能以仁慈待人處事，那音樂又怎能對他產生感化的作用呢？

古來聖人制禮作樂的目的，不在滿足感性慾望，而是為了通貫人情，以化民易俗為主要宗旨。禮、樂分別經由外在的社會規範，和內在的情感陶冶，來防止人民的爭鬥，以及淨化情感，所以能夠安定人心，進而平治天下。

《易經・豫卦・大象》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以配

祖考。」先代的聖王，知道大地萬物，乃是上天所賜與，因此制禮作樂，用來歌功頌德，以為尊崇上帝的大德，晉獻給上帝。並祭祀歷代的祖先，做到慎終追遠，以表示不敢忘記根本，展現對上帝與祖先的大孝。人不忘本，就要學上天的好生之德，天地聖人的大公無私，禮樂在生活中，有輔助我們過著安定快樂生活的功能。

《禮記・樂記》載：「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由此可知，先代聖王制禮作樂，不是要滿足我們口腹耳目的慾望之用，是要教導我們百姓弭平喜好與厭惡的分別心，引導我們能夠返回人生正確的道路。

又記載：「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由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就是以樂來陶冶人心，以禮儀來規範行為。樂用來陶冶人心，必須達於清靜；禮用來規範行為，必須達於文雅。最好的音樂是平易近人，最好的禮儀必是簡約易行。音樂最大的作用，是

使人沒有怨恨，禮儀最大的功能，是能化解紛爭。互相作揖禮讓，就能夠使天下太平，這就是禮樂的效果。

又載：「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說明音樂是聖人所喜歡的，而且可以用來善化人心，其功能可以深深感化人，也可以移除不良的民風，改變不好的風俗，所以古代的聖王著力用來推動教化百姓。

又載：「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所謂的樂，是喜樂的意思。君子喜樂獲得其正道，小人卻喜樂獲得其慾望。能以正道抑制慾望，就會喜樂而不淫亂；若以獲得慾望而忘失正道，就會迷惑而終究不能獲得喜樂。所以君子反制情慾以合其心志，推廣音樂以完成教化。音樂能推行於四方的鄉民，可以看到德行的成就。

可見善用禮樂以教化民眾的功能，能培養仁德，以引導世人做

好自己，如此能圓滿人道，才得以回歸天道。古聖制禮作樂，為了輔助政治教化百姓，喚回珍貴的本性，如果沒此功能，只著重在表相的儀式，最後成為繁文縟節的形式，沒能活用以啟發仁心，那就太可惜了，古德有《沒有，怎能》一篇好文，以提供我們修好自己的參考：

沒有謙遜的態度，怎能與人相處？

沒有寬容的襟度，怎能藏垢納汙？

沒有生命的廣度，怎能諦義耕鋤？

沒有修持的深度，怎能以德化俗？

沒有君子的風度，怎能節義踐篤？

沒有承責的氣度，怎能無為付出？

08 林放知禮本

林放問禮之本。

【原文】

林放請問有關禮本　從此深入找回道根
誠心誠意努力探討　求學態度必須審慎

孔夫子的學生林放，向孔夫子請教「禮」的根本涵義。

禮，是當時儒家用來治國的一個概念，使能上下有別，尊卑有序，用以規範全國百姓的等級，以達到各守本分社會安定的目的，歷來成為儒學的骨幹。因而孔夫子在《論語•為政篇》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又在《子路篇》說：「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又說：「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又在《憲問篇》說：「上

好禮，則民易使也。」由此可見，禮在治國的重要性。

然而禮並非只是一種儀式，重要在能深入人心，使人人能依據自己的本分做事，做好本分的事情，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以免發生不必要的爭鬥與衝突，造成社會的動盪不安，是以孔夫子在《論語‧里仁篇》說：「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可見能以禮讓來治國，就不會有所困難；然而治理國家，卻不懂得實際去推動禮讓，光說禮讓又有什麼意義呢？

《禮記‧經解》載：「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雖然有治理人民的心願，然而沒有治理的方法，是達不到目的的。用禮來治國，就好比用秤來稱輕重，用繩墨來畫曲線直線，用規矩來畫方圓。可見君王能明白禮制的用法，那國家的政治必定是能上軌道的。

執政者能以禮來治國，其效果是非常明顯的，孔夫子在《中庸》舉周武王、周公能達孝的例子說：「宗廟所用的禮制，是為了明白表

達父子、長幼的次序；分明爵位的次序，是為了分別貴賤；分明執事人員的等級，是為了辨別賢人。在祭祀完畢，於宴飲的時候，晚輩要先向長輩敬酒，是為了讓晚輩能適時得到關懷。在宴席上的座位，是按照頭髮黑白的順序，是為了使長幼有序。依禮制的規定，站在自己的位階上，參與先王祭祀的禮儀，演奏先王的樂章，禮敬先王所尊重的人，厚愛先王所親近的人。敬事死者，有如在世時一樣；敬奉亡者，有如在世時一樣，這就是盡最大的孝道了。舉行敬天地的郊社儀式，是為了祭祀上帝；舉行祭祖的宗廟儀式，是為了祭祀祖先。明白舉行郊祀與社祭的禮儀，弄清楚禘祀與嘗祭等四季祭祀的意義，治理國家就如同看手掌一樣容易了。」

禮者，理也、履也，禮制的訂定，必須要合理，還要付諸於實踐。外行於禮儀，內心必依道理，如此內外如一去實踐，才是古聖制禮作樂以治國的精神所在，因而平時對自己的思想行為，應該多檢點改善，才能達標，古賢曾撰有《修道十一見》一篇，可供我們參酌：

見過則改，見諫則納，是通達也；
見理則進，見機則作，是睿智也；
見利則思，見色則遠，是廉潔也；
見賢則近，見非則辨，是明鑑也；
見義則為，見難則擔，是勇氣也；
見事則敏，見功則勤，是精進也；
見辱則忍，見仇則化，是器量也；
見迷則渡，見苦則救，是仁慈也；
見貧則施，見急則濟，是慷慨也；
見道則行，見恩則報，是本分也；
見善則揚，見惡則隱，是君子也。

09 禮寧儉不奢

【原文】 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

> 孔子讚歎林放善問　禮儀之道要能敬尊
> 奢侈禮儀功能不彰　能誠以儉有益無損

孔夫子很肯定的回答：你問的問題，在生活中的意義非常重大。禮儀的作用貴在能中和，如果只求過分的奢侈鋪張，倒不如節儉來得好一些。

當時周公制禮作樂，是讓統治者能依此行事，以穩定民心，以安定國政，使得國泰民安，因而必須能深明禮樂的功能與作用，才能作出合理而有效的功能，否則錯用禮樂，成了敗風壞俗的工具，那就背道而馳了。可見禮的作用，是要引導我們在平時生活中，依理行禮，

找回仁德以回歸中庸之道，安住於心性的本位。

中庸之道是從修身、齊家到治國、平天下，是最高的指導原則，也是最有效果的方法，然而為何很少人能做得到，孔夫子在《中庸》分析說：「中庸之道之所以不能推行，我知道了。聰明的人，做得太超過；愚癡的人，做得不到位。中庸之道之所以不能徹底明白，我知道了。賢能的人，認知太超過了；不賢能的人，智慧卻不足。世人天天都要飲食，卻是很少人用心去了解，其中真正的味道。」猶如中庸之道，在我們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但很少人知道，並付諸實踐。如本題所說的禮儀，在人間的和諧扮演重要的角色，但很少人能正確去應用。

內心具有仁德，所表現出來的禮儀，才會真誠而有效果，因而孔夫子在《論語‧八佾篇》說：「人而不仁，如禮何？」然而仁德的根本，就是平時要在家庭中把孝悌之道做好，這是孔夫子教導我們的方法，必須存有誠敬之心。然而世人未能知其道行其道，卻想要齊家、治國、平天下，那就如同緣木求魚，更如肉脯充飢、飲鴆止渴。因而

在《論語‧為政篇》回答子游問孝時說：「如今的人，以為孝就是只要能養活父母就可以了。然而對於狗和馬，世人也都能養活牠們。如果奉養父母，不存恭敬的心，那和養狗、養馬有什麼區別呢？」

對於禮儀的應用，要能合乎時代與所處的背景，以及身分地位，雖然有時會有稍過或不及的現象，只要不影響大局，應是在可容許的範圍，是以子夏在《論語‧子張篇》說：「大的節操不可逾越範圍，小的節操有些許出入是可通融的。」在本題中，孔夫子則提出「禮，與其奢也，寧儉」的觀念。

《易經‧小過》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當雷聲響徹山上，其聲音已經超出平常些許，所以稱為小過。觀察天下所發生的事情，有時為了圓滿順應時勢，稍微超過是可以容許的，然而不可太過分，所以也稱為小過。君子觀察這一卦象，領會為了圓滿處理事情達到目的，有時言行稍過恭敬，臨喪稍過悲哀，費用稍過節儉，是可以理解而被接受的。但要注意見好

就收，不可再往前越雷池一步，以防危險發生。小過既已發生，若不即時警覺以節制，恐會遭不測。是以《易經‧節卦》載：「節，亨，苦節不可貞。」說明了節制貴在能夠適中，行事適中就可以亨通。如果節制過度，必然因過當而招來痛苦，那怎能維持長久呢？

修行是修正自己的行為，修道是使自己的行為步上正道，以回歸本位。到此時就不能有所偏差，否則會因小過失而帶來大禍患，那就不妙了。所以先哲曾以《修道的宗旨》一文，來提醒我們，平時在日常生活中，不斷反省自己，修正錯誤，才能合乎中庸之道，其文：

不矜誇好勝，要取人之長；不居功自滿，要虛懷若谷；
不批評論斷，要隱惡揚善；不專權恃勢，要循規蹈矩；
不尊高妄大，要和藹可親；不固執己見，要溫柔圓融；
不文過飾非，要省察己錯；不自私偏心，要公正齊莊；
不有始無終，要樹立典範；不迷於顯化，要認理為真；
不執形著相，要信念鞏固。

10 喪寧戚不易

【原文】喪，與其易也，寧戚。

禮儀制度誠懇為要　應天順人其理須曉
臨喪多禮心不在焉　不如哀戚才有功效

孔夫子接著又說：禮節重要的意義，在於能夠真誠而適切的表達，如果舉辦喪禮，只追求在祭品的豐盛、祭禮的多樣變化，倒不如從內心真誠表達哀戚，會來得合理一些。

待人接物最重要的是真誠，對於參與喪禮，重要在於慎終追遠，使得民德能夠歸於厚道，從而安定民心，穩定社會，安治國家。是以一位優秀的領導者，當要知道本身的責任，培養好自己的品德和能力，以身作則為大家服務。因而平時的一舉一動，都必須要謹慎，

才能獲得百姓的尊重。孔夫子在《論語・八佾篇》說：「居在上位的人，如果不能以寬容厚愛的態度，對待下位的人；奉行禮儀時，不能夠莊敬嚴肅；親臨喪祭時，不能表達哀傷的情感，這種人我怎能看得下去呢？」由此可見，在參與喪祭時，要能懷有一顆真誠的心是很重要的。但如今許多喪祭，都在展現自己的財富，以及社會的地位，因而在排場上，充滿富麗堂皇的擺設，邀請許多政商名流的參祭，卻失去了真誠哀傷的致敬，實是本末倒置。

《論語・八佾篇》記載：祭祀祖先，就有如祖先來到現場；祭祀神明，就如同神明降臨現場。孔夫子說：「我不以誠心參與祭祀，就如同沒有參與祭祀一樣。」可見參與神鬼的祭祀，必須要以誠心。

《易經・既濟卦・九五爻》載：「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祭祀要能達到圓滿的效果，在於祭祀時，能出自內心的真誠，才能感動祖先與鬼神，而不是在於祭品的豐盛，以及祭禮場面的豪奢與浩大。東邊的鄰里殺牛以舉行祭祀大禮，不如西邊鄰里準

備微薄的祭品，卻能以誠心祭祀，其所獲得上天的賜福更大。可見祭祀的重點在於誠心敬德修業，因而參與致祭者本身，平時要多敬慎修德以善保其誠，不可驕逸奢侈而墮落。是以孔夫子說：「喪，與其易也，寧戚。」

《中庸》記載：「孔夫子說：『鬼神的德行，可說非常盛大啊！看也看不見，聽也聽不到，但都能體現在萬物上，使人無法忘記祂。』這使天下的人，都能以齋戒沐浴的清淨心，穿著莊嚴肅穆的盛裝，來參與祭祀大典。鬼神的盛德，洋溢在我們的心頭上，有如在我們的左右。《詩經・大雅・抑篇》說：『神明的降臨，是不可揣測的，怎麼能夠怠慢不尊敬呢？』從隱微到顯著，這整個過程非常真實，是如此的不可掩蓋。」可見對於無形界的鬼神，我們要懷有尊敬的心，而不是諂媚的心。參與喪祭，是重在誠心，而不是重在祭品與儀式的場面。因而孔夫子在《論語・雍也篇》回答樊遲問「知」時說：「盡力教導百姓，使其做事要合乎道義，尊敬鬼神，卻要遠離迷

信，可以說是明智之舉了。」

在世上每天都要面對諸多的人、事、物，並從生活中認真學習，可以經事長智。就連舉辦或參加親友的祭禮，都是在學習修正錯誤的行為，以邁向正道，回歸本位。古德以《修道的負正》的好文，提醒我們對於負面的行為，要知道改善，對於正面的行為，要積極實踐，其文：

傲慢偏見是進道的阻礙力，
自專剛愎是成事的絆腳石，
虛榮浮誇是德行的休止符，
嫉妒兩舌是人格的破壞性。
謙和誠敬是處事的大原則，
孝悌慈信是齊家的根源性，
克己反省是修身的重要點，
和諧互助是團體的好幫手。

11 夷狄與諸夏

【原文】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 夷狄之君缺乏文明　素養不足難以平靜
> 互相爭鬥失去互信　不如諸夏無君卻寧

孔夫子說：夷狄雖然有君王統治，但不知道以禮樂來治國，經常會出現互鬥互爭的混亂情況，還不如中原地區久受禮樂的薰陶，雖沒有君王統治，仍能維持國家的安定。

古來稱黃河中下游一帶，分布的若干部落，或政治共同體為華夏，又稱諸夏，散佈在外稱四夷，在東稱東夷，在西稱西戎，在南稱南蠻，在北稱北狄。當時的夷狄等邊遠民族，因不屬於周王朝統治，不強制其接受周王朝的禮制教化，當時對中原文化稱為禮儀之邦，

對於夷狄等地，沒能受到中華文化的薰陶，屬於文明未開化的無禮民族。華夏有了禮制的教化，政治上軌道，百姓自然依制度守規矩，雖沒有君王的統治，也能主動做好自己的本分。夷狄沒有禮制的教化，處處要有君王以各種強制的方式統治，如果稍有放鬆，便有作亂的情況發生。

誠如孔夫子在《論語・為政篇》所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治國以有為的方法，必然還存在許多的變數；如果能以無為的方式治國，必然國泰民安。老子曾在《道德經》第六十五章說：「古時善於治國的君王，並非教導百姓學習聰明巧詐，而是教導百姓要純樸敦厚。百姓之所以難以治理，是由於百姓的智謀太多。所以用智謀來治國，反而會使國家遭受禍害；如果能不以智巧治國，才是國家百姓的幸福。」

諸夏君王的教化百姓，以道德來化人民，以禮樂來和諧百姓。因而推行儒家的教化，期使人人都能做好自己的本分，成為品德高尚

的君子，自動能遵守國家的法令制度，營造安和樂利的社會，使人人能過著幸福的生活。因而《中庸》載：「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儌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本性的真我，是一身之主，此身如國，國有國王，真我稱為性王。諸夏猶如本性，夷狄猶如習性，要將國政治理好，必須將野蠻民族逐出中國（諸夏），才能安定。一身要能自在，必須將習性除去，讓本性作主始能。是以老子在《道德經》第五十七章說：「如果修行只講求技巧而不修心，只會讓邪惡的念頭橫生；只制定修道的規範而不實施，只會讓心賊更猖狂而已。所以聖人告訴我們：要找到真我，展現大道的無為，習性自然會受到感化；找到真我，不受俗事的干

擾，自然可展現本性的富有；找到真我，可以獲得清靜心，不良的習性自可回歸本性的正道；找到真我，可以無私無慾，自然可以使習性回歸純樸的本性；找到真我，不再感情用事，習性自然回歸清淨的本性。」

國家、家庭的組成是人，人的存在，是心的作用。要治國先治心，因而諸夏與夷狄的不同，在於心性的素養。先哲有《真實的生命》一篇，在喚醒我們對生命的重視，從中去找到自己的本性，其文如下：

生命的真誠，來自戒慎敬畏的態度；
生命的真善，來自一視同仁的付出；
生命的真靜，來自涵養道德的功夫；
生命的真知，來自教學相長的體悟；
生命的真情，來自無為大愛的廣佈；
生命的真機，來自今修今成的特殊。

12 季氏旅泰山

【原文】季氏旅於泰山。

季氏康子僭越禮制　違法犯紀不知所止
國君身分泰山祭祀　如此行為千古髮指

季康子是魯國國君的重臣，卻僭越禮制，以國君的身分前往泰山祭祀，這是極度違法亂紀的情事。

此題的季氏是指季康子。季康子（?至西元前468年），姬姓，季氏，名肥，諡號康，史稱季康子，祖父是季平子，父親是季桓子。季康子事魯哀公，此時魯國公室衰弱，以季氏為首的三桓勢力強盛，季氏宗主季康子位高權重，是當時魯國的權臣。

魯哀公二年（西元前493年），季桓子卒，立子肥，是為季康

子。當時的魯國，在齊國、吳國兩大國的夾縫中生存。哀公七年，吳國強逼魯國貢獻百牢，魯國被迫貢獻。哀公十一年，齊國入侵魯國，季康子任用孔夫子的弟子冉有，擊退了齊軍。哀公十一年，季康子使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回孔子。至此，被三桓逐出魯國的孔夫子，終於得以回到魯國，並完成他晚年修書的志業。

祭祀在我國的傳統文化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遠古的社會，我們的祖先就已經進行祭祀活動，留下不少這方面的遺跡與文獻，正如《易經・觀卦》所載：「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古人祭祀的對象，有天神、地祇、人神、祖先等等，禮儀繁複，諸多種類。有帝王祭祀天地的「封禪」，有宗廟春祭的「礿（讀月）」、夏祭的「禘」、秋祭的「嘗」、冬祭的「烝」，野祭的「禋」，有向鬼神供獻祭品的「薦」，有遠古帝王以酒祭奠神主的「祼（讀灌）」，有向鬼神進獻食物的「享」，有埋祭品以祭土地的「瘞（讀義）」，有用牲血塗抹新建造物以祭祀神靈

的「釁（讀信）」，有古代獵人田獵或戰士戰爭將獵獲物獻給神明的「禡（讀罵）」，有祭祀日月星辰山川諸神的「禜（讀永）」，有每年十二月合祭萬物之神的「蠟」，有古代天旱求雨的「雩（讀余）」，有用於驅趕鬼魅消弭瘟疫的「儺（讀挪）」，有古時三月為男女入河洗浴去除不祥的「祓禊（讀福系）」。

泰山，古稱岱山，春秋時改稱泰山，位居山東省東部，又稱東嶽，為我國五嶽之首。是古代帝王登基，或是太平豐收之年，多來泰山舉行封禪大典，祭告天地。依據《禮記‧王制篇》所載：「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古時除了天子或諸侯才有資格祭祀名山大川。泰山在魯國境內，魯國國君是諸侯，是可以去祭祀泰山，但季氏只是魯國的大夫，是沒有資格去祭祀泰山的，竟然去祭祀泰山，嚴重違反禮制。

泰山也解釋為靈山本性，季氏的旅於泰山的行為，是錯誤的行為，乃長期傲慢不敬尊長所造成的不良習性，此句話可理解為，靈山

本性被不良習性所污染了，不良的習性產生錯誤的觀念，做出違反禮制的行為，若不即時改善，必然會產生不良的後果。

既然我們有緣為人，當要善用人身找回本性，避免錯誤的習性蔽蓋本性，導致找不到回天的路，永遠沉淪於紅塵苦海之中。因而要先知道本性的特質，才能找回本性，古聖以《原來的我們》一文，幫助我們找回本性：

是我們自己選擇來到這個世界，是我們自己乘愿造就許多因緣，是我們自己與諸佛菩薩，共同約定，一起下凡，彼此激勵淬煉，互相成全。於是，諸佛菩薩倒裝降世，成為我們的家人、朋友，以及芸芸眾生，來與我們相會，實踐諾言。不管現在心情是悲是喜，處境是苦是樂，都不必埋怨逃避，也不必得意忘形。只要真正利益眾生，只要對得起天理良心，就勇敢面對，坦然接受。還要以平和理性積極的態度來處理事情，因為一切得失都是為了豐富人生的經驗，所有好壞乃是為了鞏固成佛的信念。

13 冉有難救主

【原文】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

孔子認為此舉不妥　曾問冉有何不勸說
難道不能挽救季氏　冉有答以無能解過

孔夫子對於當時任職於季氏的學生冉有說：你不能勸諫停止季氏的行為，以挽救他僭禮的罪過嗎？冉有回答說：我實在無能為力。

冉有生性謙退，為孔門弟子中屬於多才多藝的人，深受孔夫子的讚賞，他擅長政事，尤其對於理財的能力非常有專長，曾經擔任季氏的家宰。魯哀公十一年（西元前484年），當時正遇齊國進犯魯國，叔孫氏、孟孫氏不滿季孫氏的專權，不肯聽從季康子的號令，合力將齊軍阻攔在國土之外。冉有替季氏擔任左師統帥的職務，帶兵作戰，取

得勝利。趁著戰勝的機會，他說服了季康子迎回在外流亡的孔夫子。

魯國權臣季康子，在魯哀公三年繼任其父之位，當時孔夫子還在陳國，魯哀公七年，孔夫子回到魯國，聽說季氏將旅祭泰山，這本是天子、諸侯的祭禮，季氏只是大夫的身分，由他旅祭泰山，自然是不合禮制的行為。當時冉有擔任季氏的家臣，所以孔夫子希望他能勸諫季氏，但是冉有深知季氏僥倖祈福的心理，並不是用任何理由所能勸止的，因而當老師問起此事時，他表示無能為力，從而引發孔夫子對於季氏僭越行為的感嘆。

然而孔夫子的教育子弟，為人臣子當忠於主人，然而忠必須要合於人倫道德，才能為自己的主子加分，如果只想一味討好主人，保好自己的職位，顧好自己的利益，做出讓人感到羞恥的事情，不能做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色誘不動心，勢必成為歷史上的罪人，遺臭萬年，禍及子孫。為官之道，當知進退，有所為有所不為，才能保好氣節，做一個頂天立地的大丈夫。

來到人間，其實就是要在日常生活中，去磨練出高尚的品德，找回最寶貴的本性，不要為了眼前一時的利益，做出侵犯他人權益，損害他人的生命財產，種下永難磨滅的罪業，再於將來生生世世輪迴償還，造成一失足成千古恨的遺憾事。人世間的萬事萬物萬象，都足以幫助我們成道，也都能讓我們輪迴。有智慧者善用人間一切以了業了願，愚癡者卻惡用眼前的名利情，使自己沉淪於永世輪迴。孔夫子教導學生，有機會當官，必須幫助主人，做好利益百姓的事情，使百姓能獲得安和樂利的生活，將來才能名垂千古。如果主人未能聽從勸諫，應該要明哲保身全身而退，不可戀棧職位。

古德說：「認真生活即修行。」人間處處是道場，都可以提供我們藉事練心的機會，讓我們經一事可以長一智，讓我們能夠隨緣了舊業，最重要是不可再製造新的惡因，以回歸我們本有的清靜本性。先哲提供《我們的本來》一文，提醒我們：

感恩順境，讓心田綻放喜悅的花朵；

珍惜逆境，讓人生開闢精彩的園地。
不僅要自己進入美好繽紛的世界，更要天下蒼生擁有蓬勃燦爛的春天。
切記！
保持純潔明淨的雙眼，帶著洋溢自信的笑顏，
回歸到內心最沉靜卻又最有活力的原點，
那是通往三界十方的樞紐，也是接受天地奇異恩典的根源。
我們認識它，肯定它，並運用它，心靈自然常樂。
幫助有緣人，了解它，喜歡它，發揚它，人人都能無憂。
它就是愛人愛己，至真至善至美的真佛性，
亦是大公大正，無貪無嗔無癡的慈悲心。
原來的我們，即是仙佛菩薩。

14 林放逾泰山

【原文】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夫子感嘆泰山之神　難道不明禮儀之本
接受季氏錯誤行為　豈是不如林放知真

孔夫子聽了冉有的回答後，非常感嘆的說：難道掌管泰山的神祇，還不如林放知道禮儀，而接受季氏的祭祀嗎？

孔夫子本來還期待著自己的學生冉有，能有機會勸止季氏僭禮去旅祭泰山的事實，以免犯下重大的錯誤，為人所詬病。但經過冉有明確回答，他無能為力去挽救這個事實，於是發出「嗚呼」的感嘆聲，以表示對於此事的反對。又不便直截了當說季氏的違法犯紀，給他難看，又給自己添麻煩，於是把事情說到泰山與林放。

從《論語》中的記載，可以看出林放對於「禮」是很用心去探討的。如《論語‧八佾篇》：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孔夫子在此題，對於季氏違反禮制的行為，沒有做直接的評斷，卻說「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從字裡行間能聞到其批判季氏的僭越禮制的行為。

從現有史料來看，林放一生潛心研究禮學，不顯於世，終老於山東曲阜，死後葬於曲阜城南。歷史典籍對於林放的記載，只是隻言片語，但其問禮之舉，對於弘揚禮教作出重要的貢獻，對於後世的影響甚大，深受歷代儒家的讚揚和統治者的推崇。漢代文翁在所作描繪孔子及孔門先賢的巨型畫作《禮殿圖》中，特為林放繪製肖像（見李啟謙《孔門弟子研究》）。唐開元27年（西元740年），唐玄宗追贈林放為清河伯。唐大和八年（西元834年）春，山東乾封縣人建林放祠於故里放城集。宋大中祥符元年（西元1008年），宋真宗追封林放為長山侯，並從祀孔子廟廷。

泰山是我國五嶽（東嶽泰山、西嶽華山、南嶽衡山、北嶽恆山、中嶽嵩山）之首，又稱太山、泰嶽、泰岱、岱山、岱宗，位於山東泰安北，以丈人峰為最高，上有泰山府，其主泰山府君，俗稱東嶽大帝。《博物志》載：「泰山，天帝孫也，主招人魂，東方物始，故知人生命。」《典籍》記載：「泰山名蓬元，太空之天即太昊，為青帝，治東嶽，主萬物生發，考拔死生鬼神之所，歷代帝王報功封禪之嶽，上應奎婁之精，下鎮魯地分野。」俗云：東嶽大帝的神權，主天下禍福，所以在民間信仰，凡是驅邪、牽亡魂、借壽、超渡、做功德、探元神、查煞鬼，祈求者具備牲禮，祭拜嶽帝。

能受上帝任命成為泰山之神，必須大公無私依理行事，其對於禮法必然十分嫻熟，孔夫子的敬神與博學，當然知道，林放再明白禮法，也不可能如東嶽大帝通徹，連林放都知道季氏的行為是錯誤的，主掌泰山的東嶽大帝，怎可能不知道而接受季氏的旅祭呢？常聽長者說：人的犯錯，經常是在自己最得意的時候。是以我們在運勢順暢

時，要多反省自己，不要因囂張而造下難以抹滅的罪業，給自己的後世與後代帶來厄運。

世人的禍福都是自己造成的，平時能多反省自己，不使自己犯錯造業，又能多行善事以積德，才是經營美好人生的最好的方法，嚴禁自己借勢斂財，損人以利己。古德以《常在智慧中》一文勉勵我們，讓我們遠離錯誤與造惡業：

在受罪中求福，在平安中吃苦；
在抉擇中息怒，在努力中惜福；
在堅強中了苦，在變幻中作主；
在琢磨中鋪路，在病痛中養福；
在貧瘠中知足，在收割中歸無。

15 君子爭於射

【原文】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君子之爭有如射箭　互相禮讓登台之前
比賽完畢互飲探究　君子風度於此顯現

孔夫子說：真正的君子是不會與人做無謂的爭鬥，縱使是要競爭，也只會在射箭的技藝上，互相切磋比賽。要互相競賽，首先要互相作揖禮讓，然後再升堂比賽。比賽下堂後，一起飲酒，互相討教技藝，這一種的競爭，是合乎君子風度的。

《周禮》所記載的六藝，是在西周前貴族教育的六個學科，包括禮、樂、射、御、書、數。其中禮分五禮，樂分六樂，射分五射，

御有五御，書有六書，數有九數。射就是指六藝中的射箭，其包含有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等五射。射箭的方式，有白矢是箭穿靶子而箭頭發白，表示發矢準確而有力；參連是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矢矢相屬，若連珠之相銜；剡注是矢發之疾；襄尺是臣與君射，不與君並立，讓君一尺而退；井儀是四矢連貫，皆正中目標。

古代重武習射，所舉辦的射禮有四種，即大射、賓射、燕射、鄉射。大射是天子、諸侯在祭祀前，選擇參加祭祀人員而舉行的射祭；賓射是諸侯朝見天子，或諸侯相會時，所舉行的射禮；燕射是平時燕息之日，所舉行的射禮；鄉射是地方官為薦賢舉士，所舉行的射禮。射禮的前後，常有燕飲，鄉射禮也常與鄉飲酒禮同時舉行。

射箭成為六藝之一，以其不但可以習得武德強身衛國，還可以用來修身養性，並借著比賽的機會，互相切磋射箭技巧，拉攏互相間的感情，做出良性的互動，以成為文武兼備彬彬有禮的君子。在《禮記・射義》載：「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

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中略）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己，己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有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孔夫子也在《中庸》說：「君子的待人處事，就如同射箭一樣，射不中靶子，不要怪靶子沒擺好，只怪自己射箭的技術不精準。」

此生來到這人間，只有一個目標，就是找回自己的本性，回歸本位。古德說：「修道修心，修心之要在淨心。」能夠時時反省自己，清除本性上的執著妄想等污染，回復清淨的本性，這是一生最重要的靶心。在此太上老君在《清靜經》提供我們修道的正確觀念：「眾生所以不得真道者，為有妄心；既有妄心，即驚其神；既驚其神，即著萬物；既著萬物，即生貪求；既生貪求，即是煩惱。煩惱妄想，憂苦身心，便遭濁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永失真道。真常之道，悟者自得，得悟道者，常清靜矣。」

修道要能找到正確的目標，以免誤入外魔邪道，等到發覺，恐怕無力走回正道，是以先哲撰有《愉快和善念》一文，以為我們修道的參考：

把愉快和善念變成生活習慣，
讓成仙與做佛成為理所當然。
用愉快和善念來服務眾生，
既可廣結生命善緣，
又是消苦業的妙法。
用愉快和善念對治愛生氣的毛病，
既可節約生命的能源，
又是改造命運的良方。
用愉快和善念解讀周遭的人事物，
既可拓展生命的資產，
又是進入天堂的祕寶。

16 詩經的涵義

【原文】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

子夏請問有關詩經　美女笑容眼神光明
素色為底顯出華麗　秀外慧中顯出真情

孔夫子的學生子夏，在學習《詩經》時，向老師請教說：《詩經‧衛風‧碩人篇》上說：「美女靈巧的笑容多美啊！其黑白分明的眼睛多迷人啊！如此能以素色來顯出華美的燦爛，更顯出其秀外慧中啊！」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詩經》是中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其所集錄的詩歌，多來自民間。據說，周朝設有專門的采詩官，採集民歌，以體察民俗風情、

政治得失，《詩經》的詩歌大部分都出於此，另一部分則為公卿、士大夫向周天子所獻的詩，歌功頌德。本題屬於十五國《風》中的《衛風》。《風》是出自各地的民歌，這一部分有對愛情、勞動等美好事情的吟唱，也有懷念故土，及反壓迫、反欺凌的怨嘆與憤怒。

孔夫子在《論語・陽貨篇》說：「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從這章孔夫子告訴學生們學習《詩經》的好處。可以興，是可以藉此表達思想，抒發情懷，開啟智慧。可以觀，是通過詩經，可以體察詩人的心境，並觀察當時社會的情境，藉此觀察事理。可以群，是通過學詩，可以涵養心性，提升本身素質，更懂得與人相處之道，能以文會友，使得群體更為和諧。可以怨，是可以藉著詩來表達自己內心的不平，以疏導情緒。邇之事父，就近處而言，因為藉著學詩，讓自己更有藝術的修養、樂觀的態度，更懂得孝養父母親。遠之事君，往大處來說，因為藉著學詩，更懂得為政之

道，可以出來為國為民作出貢獻。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就是說《詩經》所記述的知識面非常廣泛，其中有關飛鳥、走獸、花草、樹木等多種名稱，藉此可以學到動物學、植物學、天文學、地理學等知識。

子夏是孔門弟子，與子游同列為十哲的文學科，長於文學，對於《詩經》有深入的研究，為孔夫子所讚賞。在此題子夏就《詩經・衛風・碩人篇》中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之句，懇請老師賜教。這一首詩原是描述齊女莊姜出嫁衛莊公的盛況，以及莊姜的美貌，著力刻劃了莊姜的高貴、美麗的形象。後加入「素以為絢兮」，是說如莊姜這樣的美女，能穿上白色的衣服，更會顯出她的美麗純潔大方。同時也在告訴我們，如果徒具秀麗的美貌，而沒有清靜本性的內德，實在是不相配的。

來到人間是由於願力與業力而來，當然此生此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了願與了業，才能淨化心性以回天。先賢曾撰《道情永不枯》一篇，提醒我們要看清來世間為人的事實，善用上天賜給我們的美好

條件，借境問心以喚醒自己早日修行。其文如下：

問情為何物，誰能看清楚？
該放手該抓住，該怎麼覺悟？
緣起相聚共一處，不要猜忌嗔怒。
一旦緣滅分兩路，莫牽掛，真心來祝福。
讓友情受維護，讓愛情有歸宿；
讓親情更堅固，讓道情永不枯。
問情為何物，誰能說清楚？
是甜蜜是痛苦，是誰在作主？
找尋對方的好處，互相感恩照顧。
這是一條天堂路，願篤行，就能得幸福。
讓友情受維護，讓愛情有歸宿；
讓親情更堅固，讓道情永不枯。

17 先誠而後禮

【原文】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

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夫子提醒白底顯色　子夏回應為禮原則
外雖行禮心要真誠　夫子歎稱言詩已可

孔夫子說：這就是有如作畫時，要以白色塗底，才能顯出彩色的鮮明。子夏突然有所領會說：這話好像在啟發我們，平時要以誠敬存心，才能顯出禮的功能，是這意思嗎？孔夫子非常滿意的說：啟發我的，就是子夏這句話，從現在開始，可以和你談論《詩經》了。」

《詩經・衛風・碩人篇》的全文：「碩人其頎（讀其），衣錦褧（讀窘）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

私。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讀求齊），齒如瓠（讀互）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碩人敖敖，說於農郊。四牡有驕，朱幩（讀焚）鑣鑣（讀標），翟茀（讀迪福）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讀估）濊濊（讀或），鱣鮪（讀詹偉）發發，葭菼（讀家坦）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讀竊）。」

其意思是：好個修長的美女，穿著罩衫錦繡裳。她是齊侯的愛女，是衛侯的妻子，是太子的胞妹，是邢侯的小姨，譚公是她的姊夫。她的手像春荑好柔嫩，皮膚如凝脂多白潤，頸似蝤蠐真優美，牙齒若瓠子好齊整。額角豐滿眉細長，嫣然一笑動人心，秋波一轉攝人魂。好個高挑的女人，車子休歇在郊外農田旁。看那四馬多雄健，紅綢繫在馬嚼上，華麗的車徐徐駛向朝堂。諸位大夫早退朝，今朝莫太勞累君王。黃河之水白茫茫，北流入海浩蕩蕩，下水漁網嘩嘩動，戲水魚兒刷刷響，兩岸蘆葦長又長。陪嫁的姑娘身材高挑，隨從的男士

相貌堂堂。

孔夫子在此題，以「繪事後素」回答子夏的提問。孔夫子用繪畫的方法來啟發子夏。古代沒有白紙，都是用絲綢作畫，上色有其困難度，必須用白色的顏料在絹布背面托色，來襯托凸顯正面的色彩。有了白色的畫布，才能畫出美麗的彩畫。素是一切色彩的基礎。

禮者，理也，內心懷有真誠的真理，表現於外，才能顯出禮的真正作用，是人倫基本精神的外化，是外在形式與內在精神的統一。對個人而言，禮能夠約束一個人的行為，是君子人格的追求，知禮是成為君子的必要條件。對於社會而言，禮文化成為推動社會健全秩序、人際交往和諧的重要良器。因此禮在我們生活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是以孔夫子在《論語．季氏篇》，對兒子孔鯉說：「不學禮，就無法立足於社會。」可見孔夫子對於禮的重視，因而當他聽到子夏說出對此句《詩經》的體會，而答以「禮後乎」時，正合老師的心意，知道子夏能深深理解《詩經》的內涵，是以對他說：「起予者商（即

子夏）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先哲曾以《台語版自我檢驗妙方》一文，詼諧的語氣，襯托出修道必須要知禮，說出日常生活的心境與表情，可用來檢視自己的言行舉止，是否合理而且有禮，其文如下：（下面「自以為」，台語念「叫是」）

自以為修道修有夠，那無得意面臭臭。

自以為修道修不醜，脾氣毛病攏不改。

自以為修道有定性，竟然只是頭興興。

自以為修道照真理，真理不悟吃了米。

自以為修道有主張，不聽道理不獻香。

自以為修道有根基，請他服務喊懶絲。

自以為修道有智慧，改變目標盤移位。

自以為修道照起工，世間凡情看未空。

自以為修道真骨力，洪嫌兩句講不值。

自以為修道修真久，手袖敝起甲人武。

18 夏禮與殷禮

【原文】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孔子能言夏禮殷禮　其後杞宋證據無力
遺留資料難以證明　雖然說明難解眾迷

孔夫子談及歷代的禮制時說：夏朝的禮制，我能夠說明，但是夏朝後代的杞國，所保存的文獻資料，不足以證明。殷商的禮制，我能夠說明，但其後代的宋國，所保存的文獻資料，不足以證明。

孔夫子的治學，重在實事求是，尤其儒家對於「禮」與「仁」是非常重視的。談到禮就必須有仁德為基礎，是以在《論語・八佾篇》說：「人而不仁，如禮何？」然而從此題的情況來判斷，當時必定有

人質疑，有關於禮制的形成，無論是夏禮、殷禮、周禮，都有其重要的內容，身為博學多聞的儒學倡導者的孔夫子，憑什麼來評論它們呢？而在本篇說：「禮，與其奢也，寧儉。」、「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等等的內容，這並非憑空論斷，必然有其依據，以作為評斷的基礎，才得以讓質疑者信服。

夏禮、殷禮，是指夏代、殷代所實施的禮制，其相關的本質和形式，包括了禮的體、質、形、用等各個方面。周朝的周文王與周武王，是屬於有仁德的君王，雖然將殷商滅亡了，但仍然封夏王的後代於杞國，封殷王的後代於宋國，使他們能保留原來的文化傳統，一方面能繼承其祖先的遺風，將其損益做一番的分析後，用其優而去其劣，以融入本朝的文化中，另一方面則以展現「興滅國、繼絕世」的優良精神，以展現王道的雍容大度。

所謂的「徵」，是印證的意思，是指孔夫子用文獻來印證，來證明其所說明的內容是有憑有據的，不是憑空杜撰的，這是治學的精

神，如此的作為，一方面能使自己更具信心，確實傳達比較正確的信息，一方面更能取信於人，達到雙方有效的溝通。然而就事實的情況來觀察，在歷史的傳承中，因朝代的更迭，中間經過人事的調整，制度的變更，從事整理資料人員的盡心保存與否，再加上戰亂等因素的破壞，能留下的資料，大多殘缺不全了，這從孔夫子在本題中所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可以意會其中的端倪。

從孔夫子在此題所言，可以提醒我們做任何一件事情，都必須要徹底去理解，才能夠知道其中的來龍去脈，然後就所了解的實情去判斷，在不斷的學習當中，面對生活的點點滴滴，才能合理而有效地提出對策，如此才不至於流於俗或落於空。譬如對於人格特質的判斷，必須聽其言，還要觀其行，才能知道其可信度。對於事物的判斷，除了見其外相，還要明其內理，使得內外能夠融會貫通。

對於修行一事，這是人生一大事，攸關自己的慧命升降的問題，

必須多方驗證，才能找到正確的道路。古聖著有《守護慧命》好文一篇，幫助我們尋找自己的慧命，並作準確的印證：

守護那流傳萬古延續後代，永難間斷之悠悠慧命；

守護那接引佛子遠傳福音，永難翻覆之巍巍法船；

守護那拯救亂世震撼三曹，永難退轉之昂昂誓言；

守護那筆墨難形維繫和合，永難變遷之綿綿道情；

守護那拉近彼此默契相投，永難推拒之深深緣分；

守護那如同手足視若骨肉，永難捨棄之芸芸眾生；

守護那含污納垢包容寵辱，永難受傷之暖暖心靈；

守護那隱惡揚善定奪昇降，永難消滅之微微念頭。

19 文獻以徵禮

【原文】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留存文獻必須具足　始能證明禮儀制度
資料短缺如何證明　資訊具足可明其故

孔夫子接著分析說：由於如今杞國與宋國所保存的文獻資料不足的緣故，所以不能證實我所說的話。如果文獻資料充足，那麼就能夠證實我所說的話了。

要將一件事情判斷得十分準確，必須要將相關的資料準備齊全，然後還要用心仔細觀察每個細節，不斷反覆推敲，才會得到正確的結果。因此孔夫子在《論語・衛靈公篇》回答子貢請問為仁之道時，回答說：「工作要能做到完善，必先準備好所需要用到的工具。在居

住的地方生活，必須遵奉其賢能的大夫，並與當地有仁德的士人多交往，向他們多請教學習。」有了完整的資料，這資料包括人事物，都是平時自己要努力去蒐集，不能懈怠或有所疏忽，如此才得以齊備。

聖如孔夫子，具有無窮的智慧，都必須要有完整的資料，才能去證實自己所說的話。如果沒有充足的資料，空口說白話，隨便去臆測事情，必然會有諸多的錯誤，失信於人，最後毀了自己，又何必呢？可見聖智是要自己去親證的，不是炫耀得來的。在《論語‧為政篇》子張問說：「從今以後的十個朝代，其禮儀制度，可以預先知道嗎？」孔夫子回答說：「殷商沿襲夏朝的禮制，其所增加或減少，從文獻上是可以知道的；周朝沿襲殷商的禮制，其所增加或減少，從文獻上是可以知道的。後來繼承周朝的朝代，雖然是往後一百個朝代，也是可以推算預先知道的。」

本題所探討的主要意義，並非只在探討夏禮與殷禮，其文獻足不足的問題，而是在引導我們，為何會世風日下，一代不如一代，從

中去找原因，就其缺陷加以彌補，才是正道。而不是顯現分析預測很準確，卻對於自己的明理實修與社會的安定，沒能有所助益。誠如老子在《道德經》第三十八章所說：「當人心已經偏離正道，才強調品德；當失去品德，才強調仁慈；當失去仁慈，才強調義理；當失去義理，才強調禮教。當世人強調禮教時，人心的忠實誠信，已經非常薄弱了。當禮教無法維持社會秩序時，恐怕世間的亂象就要開始了。有能力預見未來者，經常喜歡自顯其能，其實這只是知道大道的假相而已，如果沉迷於此，這正是愚癡的開始。是以真正有品德的大丈夫，會沉靜安頓於大道的厚實純樸處，不會表現在輕浮虛華的外相，因此去除虛華而取用厚實。」

孔夫子在《中庸》說：「大凡事情，事先能做好準備就會成功，沒有準備就會失敗；說話能事先做好準備，就不會難堪；做事事先能做好準備，就不會遇困；行動能事先做好準備，就不會後悔；修正道能事先定好方向，就不會窒礙難行。」可見任何事情要能處理圓滿，

事先做足準備，是非常重要的條件。

先哲有《雕琢圓滿人格》一文，可為我們提供做好修行的準備：

雕琢著圓滿的人格，受教歡喜甘願；

依循著常存的天理，引渡示立標竿；

忍耐著艱苦的過程，內德涵養修煉；

揮灑著含笑的血淚，命運扭轉改變；

銘記著諸佛的規箴，天聽民聽助援；

攜帶著泰然的氣量，快樂外功勤建；

包容著無知的詆毀，且安心消罪愆；

效法著菩薩的宏慈，為法捨身奉獻；

緊繫著一脈的薪火，正念不倚不偏；

擔負著眾生的慧命，謹慎二六時間。

20 既灌後失禮

【原文】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禘祭繁多時間冗長　參與其事難以持常
既灌而後精神不濟　用心不誠令人感傷

孔夫子觀看禘祭的典禮之後，就實際的情況分析說：天子所舉行的禘祭典禮，從祭祀開始，一直到獻酒灌地為止，還值得觀看。從這一儀式之後，便漸漸失去誠敬，我就不想再看下去了。

所謂的「禘」，是示與帝的組合，是古代帝王大祭的名稱，其禮制始於舜帝，夏商周三代因襲之。其義取審諦昭穆，是天子祭祀始祖和天神的大祭。禘祭有三種，即是時禘、殷禘、大禘。時祭是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稱為礿（讀月）、夏稱禘、秋稱嘗、冬稱烝。殷禘

是宗廟五年一次的大祭，與祫（讀霞）並稱為殷祭。祫，是集合遠近祖先神主於太廟大合祭，三年舉行一次。大禘，是王者郊祭上天的祭禮。所謂的「灌」，是行祭禮之前，用鬱鬯（讀欲唱）酒（古時的酒名）灑地，以表示迎接神明，請神享用。既灌，是剛剛開始灌禮的儀式。

魯國是周公的封地，因當時有功於周朝的天下，所以天子特准魯國的周公廟得以行禘禮。孔夫子在任職於魯大司寇時，剛好遇上五年一次的郊祭。由於當時主政的魯定公，正忙於齊國送來的女樂，連朝政都不理了，哪還有心情去關心祭祀的事情，因為魯定公沒能參與祭祀，難免就敷衍了事，執事人員也就容易懶散，加上祭禮的儀式繁複冗長，必然出現失禮的情況。又當時魯定公與三桓，在行政上都做出許多悖禮違紀的事情。身為魯國的官員，自身又是明白禮制的人，對於此事，雖然多次諫阻，都不被接受，又不能責怪君王非為，看到這個場面，只能痛心而說不想再看下去了，所以才說：「禘自既灌而往

者，吾不欲觀之矣。」

春秋末年，因執政者不守禮法，使得禮壞樂崩，所以國政混亂，前所未有。孔夫子的從政，一直以儒家的倫理道德來治國，特別強調先代聖王以孝道治國，因而在《中庸》說：「周武王和周公，是天下人共同稱讚的孝子吧！所謂的孝，就是善於繼承先人的遺志，善於傳述先人的功績，每年按春秋二季，修整先人的廟堂，陳列祖先遺留的器具，擺設祖先所遺留的衣裳，進薦應時的食物。宗廟所用的禮制，是為了明白表達父子、長幼的次序；分明爵位的次序，是為了分別貴賤；分明執事人員的等級，是為了辨別賢人。在祭祀完畢，於宴飲的時候，晚輩要先向長輩敬酒，是為了讓晚輩能適時得到關懷。在宴席上的座位，是按照頭髮黑白順序，讓長幼能有序。依禮制的規定，站在自己的位階上，舉行先王祭祀的禮儀，演奏先王的樂章，禮敬先王所尊敬的人，厚愛先王所親近的人。敬事死者如同在世一樣，敬事亡者如同在世一般，這就是盡最大的孝道。舉行祭天地的郊社禮儀，是

為了祭祀上帝；舉行祭祖的宗廟禮儀，是為了祭祀祖先。明白了舉行郊祀和社祭的禮儀，弄清楚禘祀和嘗祭等四季祭祀的意義，治國就如同看手掌一樣容易了。」

沒有堅定的信心，如何能了愿了業以修成正道？不明白修道的理路，如何依循正確的方法去修道？盲目的修行，不但會走許多冤枉路，有時恐怕會陷入困境。猶如不明白以禮樂的君王，如何去治理好國政？更何況將禮樂制度棄置，並加以破壞，那國家只有等著敗亡了。因而先賢寫有《五堅定》的好文，來鼓勵學修的有志者，使能堅定志向：

愿力堅定，能轉變境界扭轉乾坤；
修行堅定，能澄淨內心戰勝自我；
信心堅定，能不取於相正念分明；
志節堅定，能一心不亂如如不動；
初衷堅定，能超越生死畢竟成佛。

21 知禘治國易

【原文】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禘祭之說真實意義 夫子回答非常客氣
真實效果難以說明 誠心施行反掌之易

有人向孔夫子問到，有關「禘祭」的道理。夫子回答說：「對於其中深奧的道理，我是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只要徹底了悟禘祭其中道理的人，對於治理天下這件事情，就不是有如放東西在這裡（手掌）一樣容易嗎？」一面說，一面指著手掌。

此題所使用的一些語氣，是值得我們再進一步去探討，藉此以理解聖人的待人處事，回答他人對其所說的道理，產生疑惑時，避免針

鋒相對，卻能以退為進，來回答對方的質疑，既可免於正面衝突，又可展現君子風度。「或」，是指不特定人的代名詞，「說」，通常是指對某一問題的說法、理論，此處可解釋為本質或道理。因而「或問禘之說」，可理解為有人對孔夫子在前章有關「禘祭」的說法有所疑惑，對於禘祭的根本道理仍不清楚，既然孔夫子您懂得那麼多，那就再說明更清楚一些。其中含有不服或挑剔的意味，然而有素養的人的答話，與沒有素養，就會有差別。沒有素養的人，尤其以當時孔夫子的知名度，如果自恃很高，恐怕會有一場語詞上的惡鬥。

然而聖如孔夫子，不但沒炫耀其睿智才華，直接回答對方，卻以退為進的不爭方式，以平常心輕易地避開衝突，所以即時回應：「不知也。」這口氣中帶有多少的學問與智慧，可說深者見其深，淺者見其淺。但可以讓大家都知道的是，博學多聞的孔夫子，不可能不知道，因而以「不知也」回答，必有其內涵，或者是謙虛，不敢說凡事都懂，有大智若愚的示現；或者對對方的疑問，並非是真誠求教，所

使用的權宜託辭，以探對方的虛實。或者是對方所問的問題廣泛，還未理解其提問的真正目的，以為更進一步了解後，再做說明。

因而接著以假設的話來回答：「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同時以無言的行動「指其掌」來回答，這又是一種巧妙地回答。孔夫子不直接說自己知道，而託辭說「假如有一個知道禘祭道理的人」，而且以一般人容易明白的天下，來比喻難以說明的「禘祭」，這就是善巧方便的解答，不必多作語言的解釋，避免提問的人聽不懂所說的內容，技巧的表達，禘祭對於治理天下，能明白善用的人，就如同運事於手掌中那麼容易，這是非常實際而有效的解答問題，既能讓人心服口服，更能不起爭論，造下難以抹滅的惡業，給我們後人能有學習的範例。

所謂人事，就是指人與人之間的事，卻是我們生活的重點，天天都得要面對，是非常實際的難題，但從中可以學習到許多經驗，並藉此經驗以開啟智慧。先哲撰有《看出實際》好文，可供我們在人生學

習中的參考：

看似批評，實際在鍛煉火候深；
看似辛苦，實際在堅定毅力貞；
看似逆境，實際在造就人才敦；
看似委屈，實際在培養肚量深；
看似付出，實際在培養寬容心；
看似約束，實際在制定放縱心；
看似無情，實際在體察警覺心；
看似讚美，實際在提升警惕心；
看似自由，實際在克制自律存。

22 祭神如神在

【原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祭祀誠心祭神神在　莫著外相即見如來
無心祭祀流於形式　有如不祭怎能敬愛

祭祀必須要以真誠的心，在祭祀祖先時，就要如同祖先來到現場；祭祀神明時，就要如同神明來到現場。孔夫子說：「我不以誠心參與祭祀，就如同沒有參與祭祀一樣。」

前賢說：「純陽為神仙，純陰為鬼魂，半陰半陽是為人。魂之所以為鬼，多因意識中常懷貪、瞋、癡三毒，而不生善念，若常生善念而行，則化陰氣為陽氣，功行圓滿即成純陽之仙體；存心作惡的人，則變陽氣為陰氣，久之陽氣消盡，則為純陰之鬼。」可見鬼神的變

化，都是心的作用，心行善為神，為惡就是成鬼。鬼神是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必須靠心去體悟，才能有所覺察。

《中庸》載：「孔夫子說：『鬼神的德行，可以說非常盛大啊！看也看不見，聽也聽不到，但都體現在萬物上，使人無法離開祂。』這使天下的人，都以齋戒沐浴的清淨心，穿著莊嚴肅穆的盛裝，來參加祭祀大典，鬼神的聖德，讓我們充滿整個心上，有如經常在我們的左右。《詩經‧大雅‧抑篇》說：『神明的降臨，是不可以揣測的，怎麼能夠怠慢而不尊敬呢？』從隱微到顯著，這整個過程都非常真實，是如此的不可掩蓋。」這種境界要聖如孔夫子的智慧，才可以明見其理路的真相，但也是我們要學修的人，最好的修道依據。

以誠心祭祀神明，首要借著祭祀找回我們的真心，所以「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可理解為祭祀時，我們如來本性要在，才能體現真誠。祭拜神明，並非只拜其偶像，且能從神明身上求得趨吉避凶、禳災祈福。真正的意義，是見其像要思其德，仰其德而見賢思齊，

將自己不良習性改除，以回歸真誠的本性，就如同我們的元神已經存在了。當我們的元神復活，本性當家作主，佛性顯現，自可與仙佛同列，自度度人，何等自在，逍遙無邊。

當我們能全然以至誠的心參與祭祀，必然能體會與神同在的樂趣，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卻能做到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真空妙有，所以《中庸》載：「擁有至誠之道，就可以預知未來，國家將要興盛，必定有吉祥的徵兆；國家將要敗亡，必定呈現兇惡的預兆。這種現象會顯示在蓍草、龜殼上，呈現在人的肢體上。禍福的事情將要來臨時，是善事，必定先預知；是不善事，也必定可以預知。所以說，擁有至誠的心，在判斷事情上，才能有如神明一般準確。」

聖人的待人處事，面面俱到，能以至誠的心做到大公無私，所以能「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能合其吉凶」。是以《中庸》載：「唯獨天下至誠的人，才能了解治理天下的大原則，樹立安定天下的大根本，徹知天地化育萬物的規則。難道還

需要依靠外境嗎？只要具有誠摯的仁德，其德量自然如海之深廣，如天之浩瀚。如果沒有與生俱來的聰明睿智，足以通達天地自然德行的聖人，又有誰能夠知道這一點呢？」

古德要我們先學習修道，明白大道的功能，從而依道修心，才得以開啟本有的智慧，這篇《道的妙用》就是為修道士而寫：

用無為本心，化有為的做作於真心守中；

用誠恆定靜，化人心的起伏於育養靈根；

用肯定自己，化怠慢的驕奢於日新其德；

用念念為眾，化人我的分別於一體帶動；

用寬恕遺忘，化一時的忿恨於克己含藏；

用勇氣坦然，化懦弱的氣餒於自強自立。

23 媚奧與媚竈

【原文】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王孫賈問祭祀神鬼　其中含意究竟何謂
求媚於奧不如媚竈　錯誤觀念敬神有愧

衛國的大夫王孫賈向孔夫子請教，有關俗語所說：「與其討好居於屋中西南角，有尊位而無權的奧神，不如巴結有實權而位卑的竈神。」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王孫賈，是周靈王的孫子，名賈，所以稱為王孫賈，是春秋時在衛國任大夫之職。雖然當時衛靈公無道，由於王孫賈善於帶領軍隊保衛國家，卻能使衛國立於不敗之地，於是受到衛靈公的倚重而成為

執政的權臣。這題是王孫賈提醒孔夫子，當時周遊列國，到處與諸侯交往，卻未能受到重用，以為孔子找錯人，雖然諸侯都是名義上的領導者，卻都沒有實權，以當時的情況，在治國的政策或人事的任用，甚至於一些普通事情的決定，都要找權臣商量，甚至於由權臣決定處理，暗示孔夫子要謀得一官半職，或要做一些事情，求於權臣比求諸侯還有效果。

所謂的「奧」，本指居室的西南隅，是居家的最深處，為家中的尊位，比喻為一家的主人，或是一國的君王，在此比喻為衛靈公或其夫人南子。所謂的「竈」，是一家中管理飲食的竈神，在一般習俗所祭祀的五祀中，奧神的地位比竈神高，但竈神卻比奧神更擁有實權，在此用來比喻公孫賈本身。當時孔夫子來到衛國時，頗受衛靈公的尊重，並受到衛靈公夫人南子的召見。因而被公孫賈誤以為孔夫子是來求官的，卻不知道孔聖心懷百姓，希望他的以仁恕治國的理念，能在衛國推行，實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由於不能明白孔夫子真正的

用心，所以暗示孔夫子要求媚於衛靈公或其夫人南子，不如求媚於他，只要他點頭，就可以在衛國當官了。

所謂的「媚」，是女與眉的組合，眉在眼睛之上，最容易傳達情感，女人取悅於人，通常以眉目傳情，稱為媚。人與人之間的相處，重於情就容易失於理，因而以媚求人，容易使人失去理智而答應他人的請求，然其中必有許多難以告人之事，等到東窗事發，恐怕會節外生枝，所以君子是不會使用這種方法立足於社會的，通常都是小人在使用。

君子待人處事以公德為重，小人以私情為重，結果當然是不同。孔夫子深明其理：「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言悖而出必悖而入，貨悖而入必悖而出」。因而其與各諸侯的來往，是以溫良恭儉讓聞政，為了使國政能上軌道，人民能生活在富而有禮的環境。絕對不會為了一己之私，求得官職而失去品格。

認真生活即是修道，修道重行正道，不必媚求，上天自有善報，能具此信心以生活，當可活出自在。古賢有《愈是當為》善文一篇供我們參考：

愈是處優渥安逸的環境，愈當立宏大高遠的志向；
愈是承深厚浩瀚的恩典，愈當行施捨憐憫的善舉；
愈是得直接方便的法門，愈當培刻苦堅持的精神；
愈是受溫暖窩心的愛護，愈當顯體恤關懷的慈顏；
愈是遇艱險困窘的考驗，愈當表至誠突破的耐力；
愈是曉澆薄炎涼的世態，愈當守高亢脫俗的風骨；
愈是獲擔待了愿的機會，愈當持虛心受教的胸襟；
愈是體降道降劫的真義，愈當發震驚三曹的悲願。

24 獲罪天莫禱

【原文】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孔夫子答王孫賈問　錯誤祈求必然受困
獲罪於天禱告無益　明白其理觀念不混

孔夫子說：「這句話的意思不是這樣的。如果獲罪於上天，想要以祈禱的方式，祈求上天赦免其罪過，那是無濟於事的。」

凡夫俗子充滿了利慾觀念，以為所有的人都和他一樣，都是充滿了貪婪的心，因而心中常懷擔憂，看到想要的東西，想盡辦法，用盡心機，算盡機關，雖然得到了，卻又怕失去，一生為了追求名利情，無有一日安寧享受清福，看似很有福氣，卻是拿慾望來折磨自己，以為自己過得很風光，不知道如此殘害自己，將給自己帶來無窮的禍

害。

《治心消孽真經》載：「人心很容易被物慾蒙蔽，難以保有安寧，是以很危險；純善理性的道心，受到物慾的覆蓋，是以非常微弱。為何人心會危險呢？由於人心過於熾盛，道心會因此受到紛擾；為何道心會微弱呢？由於至善的道心亡失，最後造成人心受到物慾蒙蔽，而亡失了本性。所以平時對於人心，要督促使其自我修持、自我反省，不可讓他任意向外奔馳；想要道心不懈怠、不荒廢，就必須時時加以充實累積。但很無奈的是，學道的人雖然很多，然而真正知道的人卻很少。大部分人所說的真道，並不是我所說的真道。那些人只是仰慕真道的名稱，卻迷昧了真道的實質，以這種方式來學習真道，而不會背道而馳的人，到底有幾個人呢？噫！真道就在我們眼前，世人不知道求取而已。衡量其原因，只是以人心做事，使得道心沒有實權參與，因而失落了。」

孔夫子深明人天道理，知道禍福吉凶之道，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等

因果報應的道理，自己不行善積德，光靠祈求上天賜福是不可能的事情。上天至公無私，天道福善禍淫，古今中外，此理從未變更。自古以來，由於因果的關係，命運中呈現了窮通禍福善惡吉凶的現象，我們都想趨吉避凶，但不得其法，是難以致福避禍，是以孔夫子在《論語‧里仁篇》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禱」是示與壽的結合，本義是「告訴求福」，乃直陳事實而求神降福，使能消災得福，以期盼得到長壽。福祿壽是古來世人都想得到的，所以在宗教的儀式上，有許多祭神祝告以為禳災祈福，藉此趨吉避凶。然而無德怎能祈求上天神明，使能降福消災。因而平時能多做善事積德，必可得天護神祐，這就是不禱而禱的作用。《論語‧述而篇》記載：孔夫子罹患重病，子路請求為老師祈禱。孔夫子說：「有這樣的事嗎？」子路回答說：「有的。向鬼神祈禱的《誄》

文說：『為你向天地的神明祈禱。』」孔夫子說：「我早就祈禱過了。」

因而在此，孔夫子向公孫賈說：「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告訴他已經違反天理行事，得罪了上天，上天必然降罪以懲罰，屆時雖向上天神明禱告，希望能夠赦罪免禍，恐怕是沒有用的。

修道是要能以真心修道，才能化災難於無形。要知道災難的發生，是由於累世造下惡業，在機緣成熟所形成的現象。因而禱告最好的方法，是祈求神明慈悲，開啟我們本具的智慧，智慧足，人間不如意事自然消失無蹤。是以古哲以《真智八要》一文，提醒我們啟智之道：

金玉滿堂未能守，富也窮；安貧樂道積福慧，窮也富。
放縱私慾後果承，樂也苦；普渡眾生受辛勞，苦也樂。
兒孫滿堂無德蔭，福也禍；人善人欺皇天佑，禍也福。
叱吒風雲遺臭名，成也敗；桃園結義留青史，敗也成。

25 制度吾從周

【原文】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孔子分析周朝制度　源於夏商典章文物
周朝典章文明完備　三者選一周制豐富

孔夫子說：周朝的文物制度，取法於夏朝、商朝二代，依據當時的需要，加以調整而制定，其典章制度、禮儀文物的文明，精彩而完備，已經超越前二代，在此情況下，當然我遵從周朝的典章制度。

此題是孔夫子稱讚周禮的完美，然而其完美，是由於觀察夏、商二代，去其不合時宜，並適度加入當時的需求所制定，因而其典章制度、文物風采，顯然已經勝過夏商二代。古聖先賢之所以制禮作樂，無非是為了治國，教化國人修身，使全國上下皆能各守其位，做好自

己的本分，如此國家才能安民心才能定。所以孔夫子在《為政篇》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又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可見要治理好國政，在禮上下功夫，是非常重要的。因而孔夫子在《論語》上，對於禮有多處探討，而且都是以史料來印證，並非是空穴來風自己創造。因此孔夫子在《八佾篇》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在《論語》中談禮，約有七十餘處，禮是一種文明的表現，在治理國政使上軌道，產生關鍵性的功能。然而禮的作用，必須應用在日常生活中，面對人事物時，能產生和諧，這就是仁德的表現，也是內心有真理外表合禮儀的呼應，這種規規矩矩正當的表現，就是合於義理的行為。在內具有仁德的精神，在外顯出有禮的言行，使得內外產生一致，心口如一，這是信的體現，如此五常德兼俱，才能使人人快

樂生活，家道才能順暢，社會才能祥和，國家才能安定。然而這些都是要從家庭教育的孝悌做起，必須做到「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能夠慎終追遠，民德自然豐厚，這是禮所產生的功能。

然而禮的周備，才能使民有所依循，教化才得以完整。孔夫子有見於此，因而考察歷代的禮制，了解其中的演化與優劣，周朝的禮制因襲夏、商二代，都有所損益，所以說「周監於二代」。監在甲骨文的字形，體現人臉對著一盆水如照鏡子，因而引伸為借鏡，借鏡有比對之後，擇其優而去其劣的意思，所以周朝的禮制是從夏商二代損劣益優，加以適度改善而成，才有「郁郁乎文哉」的盛大完備，因而孔夫子贊成後代的人，依從周禮行事。

孔夫子博覽群書，知道完備的禮制，才能培養出良好的民風習俗，這是打從每個人的心上能明理去打好基礎，然後一定要在生活中實踐出來，才會有效果。普賢菩薩在《菩薩十大愿行》中，告訴我們

在平時生活中，如何去惡從善：

一、禮敬諸佛，得以寬裕敦厚，去浮妄也。
二、稱讚如來，得以代天宣化，去疑慢也。
三、廣修供養，得以恭儉佈施，去驕奢也。
四、懺除業障，得以感恩載道，去無明也。
五、隨喜功德，得以胸襟寬闊，去嗔妒也。
六、請轉法輪，得以無滯無礙，去理障也。
七、請佛住世，得以不捨濟眾，達彼岸也。
八、常隨佛學，得以精勤善時，達博通也。
九、恆順眾生，得以潛移默化，達德竟也。
十、普皆迴向，得絕意必固我，達智仁也。

26 入廟每事問

【原文】子入大廟，每事問。

孔子祭祀入於太廟　每事皆問徹底明曉
尊重前輩不齒下問　了解太廟禮制妙竅

孔夫子行事，考慮周到，當他參加祭祀，進入太廟時，每件事情都要請教長者或有經驗者。

所謂的「大廟」就是太廟，是祭拜先祖的廟，魯國是周公兒子伯禽的封地，所以魯國的太廟，是祭祀周公的所在，也就是指周公廟，現在山東曲阜。周公是周文王的第四子，是周武王的胞弟。當武王駕崩後，輔佐年幼的成王繼位。制禮作樂，整建內政，平定內亂，安定四方，創立封建與宗法制度，成為周室的全盛時期。因有功於周室，

封其子伯禽於魯，以為周室的屏藩。周公逝世後，魯室每年按四時祭享。

太廟在夏朝時稱「世室」，在殷商時稱「重屋」，在周朝時稱「明堂」，秦漢起稱為太廟。最早太廟只是供奉皇帝先祖的地方，後來皇后和功臣的神位，在皇帝的批准下，也可以被供奉在太廟。帝王將相的神主被供奉入太廟的儀式，稱為升祔禮。

當時孔夫子出仕於魯國，初次參與太廟的祭祀活動。在他尚未當官之前，其聲名早已傳遍全國並遠播他方，尤其對於各種禮儀的研究與了解，可說是當時的權威了。太廟的祭祀是當時魯國最為重要的活動，孔子既然精通禮儀，自然成為祭典中重要的人了。因而每個人對他是充滿了期待，希望能在典禮上發揮功能，然而出乎大家的意料，卻在典禮中每一件事情都發問，眾人對於孔夫子的舉動都覺得匪夷所思，其實如此才真正合於禮儀。

從本題「子入太廟」，讓我們去聯想到修行，「子」指孔子，

或意味著指我們每一個人。「太廟」是祭祖的地方，然而我們最早的元祖應該是本性，太廟猶如此身，本性住於身中，入太廟是往身內時刻反省，以找回本性。由於習性覆蓋了本性，所以修行要勤問明師或有經驗的長者，才得以知道如何從習性中找回本性，所以要「每事問」，以便正確找回本性。

猶如六祖惠能大師在《壇經》所說：「各位！世人自己的色身，就像是一座城，眼、耳、鼻、舌好比是城門，外面有眼、耳、鼻、舌、身等五道門，內面有一道意門。心如同城中的土地，本性如同主宰的國王，性王就居住在心地上。本性在心地上，就如同國王在位；本性離開心地，就如同國王不在位了。本性在時，身心才能生存；本性如果離去了，身心就敗壞了。成佛要向本性中去覺悟，才能夠成就，千萬不可向身外去追求。本性如果迷惑了，就是眾生；本性覺悟了，就是佛。」修道必須先向內心找回本性，本性具足智慧，由本性主事，才能遵循中庸之道行事，不至於犯罪造業而落入輪迴。找回的

方法，就是事事反省，有錯即改，以達於純然無污的至善本性。

來到人間，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找回本性，古德有《仁人志士》一篇，來勉勵提醒我們，要如何分辨與精進：

凡夫俗子，為紅塵權貴而賣命，為恩怨情仇而執著，俗志也。

莘莘學子，為充實進取而奮鬥，為回饋父母而自強，大志也。

慈愛善士，為貧寒困者而佈施，為孤寡無辜而生憐，善志也。

仁人志士，為修心養性而持戒，為了愿贖罪而行功，壯志也。

清靜賢者，為弘法利生而勞心，為傳道挽劫而犧牲，尚志也。

無為聖者，為苦難佛子而擔待，為普渡收圓而降世，聖志也。

27 每事問即禮

【原文】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有人懷疑孔子能力　鄹人之子是否明禮
進入太廟每事皆問　孔子回說是禮真諦

看到這種情況，就有人提出質疑說：「有誰說鄹邑叔梁紇的兒子（即孔夫子）知道禮儀制度呢？進入太廟，每件事情都要向人請問。」孔夫子聽到之後，說：「這正是合乎禮儀的精神。」

所謂的「鄹人之子」，是指孔夫子。原來孔夫子的父親叔梁紇在偪陽戰役中，救了魯國的兵將，魯襄公封他為鄹邑大夫。叔梁紇原娶施氏為妻，生了九個女兒，後來納妾，生了跛腳的孟皮。之後經媒人

的介紹，娶顏襄的小女顏徵在為妻，夫妻同上尼山求子，於西元前551年生下孔子。在他三歲時，父親就過世了，因父親是郰邑的大夫，所以在文中稱孔夫子為「郰人之子」。

在此，我們以客觀的立場來探討「入大廟，每事問」，當時有人質疑他是否知禮，為何孔夫子卻說「是禮也」呢？

第一、孔夫子初次進入太廟，對於太廟內的一切，從來沒有見過，縱使他博學多聞，滿腹經綸，那都是學識，而非在實境有所見識，可說是從未親眼看過。對於從未見過的事物，能夠謙卑地請教他人，不敢任意猜測而妄加論斷，這當然是合禮的行為。

第二、孔夫子當時雖以知禮聞名，但並非每個人都能信服於他。因而在眾多前輩及執事人員之前，向他們多請教，一方面表示對長輩的敬意，一方面是對於專職人員的尊重，這種謹慎的態度，足以表示對於禮儀的敬重，這也是禮的適當表現方式。

第三、當時的人對於禮制多所僭越，從諸侯、貴族到士大夫階

層，幾乎都越踰本分，使得禮壞樂崩到了極點，人與人之間的分際蕩然無存，從而社會動盪不安。因此孔夫子藉由「每事問」來提醒大家，何種的禮儀當如何進行，透過公開的討論與說明，使人們能更清楚的認識到禮的本質，而不只是重視外在的儀式。

第四、就孔夫子在現場的表現，使我們更能理解，孔夫子確實能以身作則，在每一件事情上對於禮儀的敬慎。透過「每事問」，使我們看到孔夫子對禮儀的重視，即使他已經是被公認為知禮的人士，卻是仍然那麼用心謹慎，不恥下問，這都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禮者，理也，從外學禮，更能向內知理，使能內外如一，以達到修心修身的目標，使能保有清淨的心性，完美的人格以回天歸本位，是以古賢以《修身十二要》來引導我們修身：

反省，是為了完美人格，覺察過滌；

鞭策，是為了求取上進，發憤砥礪；

約束，是為了收斂身心，自律克己；

要求，是為了做好本分，對事積極；
磨練，是為了補偏救弊，圓明性體；
勉勵，是為了鼓舞提攜，再接再厲；
檢討，是為了找出盲點，修正言舉；
肯定，是為了增強信心，獲得任許；
提昇，是為了崇尚素質，超然物羈；
期許，是為了實現理想，成就偉蹟；
懺悔，是為了蠲洗罪惡，生命綻熙；
感恩，是為了承澤昊極，報答銘記。

28 古道之射箭

【原文】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孔子說明射箭比賽　主要意義不在勝敗
能力不同互相觀摩　藉事練心精神所在

孔夫子說：「射箭比賽主要的意義，並不是在射中皮靶的目標，而是在互相觀摩，藉此學習禮儀、技術與做人的風度。因為每個人的力氣有不同的程度，射技有高低不同的等次，這是古代舉辦射箭比賽的精神所在。」

此題是孔夫子在說明，古代射禮的精神所在，在於借著比賽互相觀摩技藝，學習揖讓的禮儀，使得人人有禮，化解互相間爭勝的矛盾，降伏爭鬥的妄心，達到「以禮治國」，如此則國可富強，民可安

樂，是以在《為政篇》說：「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這正是老子在《道德經》第五十七章所說：「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我無情而民自清」的無為境界。然此無為必先從有為的學習中去領會，這正是藉射箭的比賽，所要培養的最高境界。

射箭比賽，如果成為藉此互相來較勁，平時都著重於培養勇力而失去武德的精神，造成大家只爭勝負輸贏，卻使心神外放，如脫韁的野馬，快速脫離正道。平常在言行舉止中互不相讓，久而久之，就演變成為社會的混亂，以及戰爭的禍端。是以老子在《道德經》第五十七章說：「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國家許多制度，如果不能引導人民淨化心性，卻藉此喚起人民的貪婪妄念，使大家互相在鬥力、鬥智、鬥利、鬥狠上努力，使得大家不知道互相禮讓，禍害就是由此而生。

「射不主皮」是告訴我們，射箭的比賽，不以能射中標靶為能事，並非在勝負輸贏上做評比，乃是儒家的教育，在發揮寓勇力於揖讓、寓兵於禮、寓武於文的作用，並藉此以收化勇力而成為品德，化干戈而成為玉帛，化兵爭之戾氣而為詩書禮樂的雅氣。由於孔夫子看到當時的社會，各國戰亂不已，只盛行勇力的武射，不懂得揖讓的禮射，古時提倡射禮那種「射以觀德」的精神，已經蕩然無存了，所以孔夫子特別提起而說「古之道」。

孔夫子在《中庸》說：「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射箭好像在修君子之道，沒能射中箭靶，不要怪他人。藉此要多反省自己，見賢思齊，見不善而內自省，如此親近本性者，遠離習性，才能讓本性日新又新，才得以達於至善之地。所謂「射不主皮」，可理解為修道不在表面下功夫。「為力不同科」，可理解為個人心性上的障礙不同，要針對其障礙用功，重要在去除障礙，這是自古以來的聖佛仙真在教導我們，修道在修心而已。

古德曾以《修道十效法》來鼓勵我們，向大自然的正道學習，才能夠找回清淨的本性：

效法青天，覆幬行健而不息；
效法大地，覆載長養納污垢；
效法太陽，發揮生命光和熱；
效法月亮，黑暗之中引迷津；
效法高山，嶔崎屹立含藏物；
效法流水，洗盡污穢蘇涸鮒；
效法春風，和煦化育生機盎；
效法仙人掌，耐渴耐熱仍青蔥；
效法大樹，本固枝榮蔭眾生；
效法駱駝，橫渡沙漠到樂鄉。

29 愛羊與愛禮

【原文】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子貢想去告朔之羊　孔子更愛其禮好樣
禮制重要更勝羊命　犧牲羊命其德無量

孔夫子的學生子貢，想要省去告朔的祭禮，所殺的生羊。孔夫子說：「端木賜啊！你只是愛惜羊的生命，我卻愛惜這個禮制。」

所謂「告朔之餼羊」，朔，是指每月的第一天，就是初一。餼，讀細，是指生的祭牲，餼羊，是指未煮熟供祭祀用的羊肉。告朔，是周代的諸侯於每月初一舉行祭祀祖廟的禮儀。周天子命令史官制定曆書，於秋冬之交頒布於諸侯，諸侯收到之後藏於祖廟。在來年每月初

一日，殺羊祭祖，然後回朝廷聽政。周朝自幽王之後，就不再行告朔之祭禮，魯國則自從文公開始，就不在祖廟行告朔之禮儀，其後歷代君王都不告朔，然而魯國的有司，仍然循例供此餼羊。子貢當時司其事，在與老師孔夫子閒談時，表示既然已經名存實亡，何必再犧牲一頭羊的生命呢？然而子貢並非著重在愛惜這頭羊的生命，實是憂憤王政不得實行，因而有此想法。

孔夫子對子貢的說法，他回答說：「端木賜啊！你是憐惜這頭羊的生命，我卻是愛惜這傳襲下來的禮儀。」可見師徒對於這一禮儀的看法有所差異，由於當時魯國的禮制衰廢，告朔之禮徒具殺羊的形式，正禮早就已經不施行了，子貢覺得徒然枉費一隻羊，虛而不實毫無意義，所以主張廢除。然而孔夫子的觀點與子貢不同，他覺得即使只存在這個形式，總比完全廢除要好。這祭祀的餼羊，讓後人看到了，還能知道以前曾經有此禮制，或許還有機會恢復它，如果連餼羊都免除了，那麼禮制的功能就全部滅亡了。

孔夫子認為國家的治與亂，完全繫在禮制的興與廢，道之存與亡。綜觀歷史，道之存，禮必能興而政可舉；道若亡，禮必廢而政必弛。所以禮是不能廢除的，如此道才不至於亡失。可見聖人的心志在於天下的治安，以及百姓的福祉。萬一禮教形同虛設，甚至不復存在，那與禽獸有何區別呢？所以聖人時時刻刻想到，要如何端正世道而恢復禮制，因此才對子貢說：「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觀今社會所以混亂，倫理道德沉淪：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婦不婦；兄不兄，弟不弟。視三綱五常為廢物，以三從四德為障礙進步而不再施行。如此的作為，好似文明進步，然而靜觀其情形，科學文明了，大家有錢了，物質享受豐富了，心靈卻反而空虛了，造下千古難以彌補的漏洞，人倫道德衰弱了，人心不安了，國家動盪不安了。追根究底不難發現，維護社會安定的禮制崩壞了，因而人心不古，世風敗壞，難怪老子在《道德經》第三十八章說：「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

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世人想要過著安定幸福的日子，一定要互相提醒，要修道明理，互動有禮，才會享有安和樂利的環境，古哲以《修道之幸福》一文來提供我們，時時自我反省勉勵，並付諸實踐：

互相感恩，彼此成就，是修道之幸福也；

互相提醒，彼此精進，是修道之幸福也；

互相體諒，彼此包容，是修道之幸福也；

互相關懷，彼此勉勵，是修道之幸福也；

互相勸諫，彼此提攜，是修道之幸福也；

互相禮讓，彼此推誠，是修道之幸福也。

30 事君盡禮諂

【原文】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夫子分析社會習俗　事君盡禮此事從古
如今誤解諂媚君王　謹慎其事以免受辱

孔夫子說：「用盡各種禮數以事奉君王，以表達為人臣子的誠敬，本是天經地義的事情，然這事容易讓人誤解為諂媚君王。」

猜疑、嫉妒與誤解，是人與人之間感情溝通的障礙石；肯定、感恩與尊重，是人與人之間感情溝通的融通劑。猜疑是不能信任別人，更是自己沒有信心的表現，整天疑神疑鬼，不斷折磨自己還塞責於人，破壞人我之間的互信，給自己帶來莫名的壓力。嫉妒是對自己能力的否定，恐怕別人勝過自己，從心中產生不服氣的作用，因而在言

行舉止上表現異常的行為，有意無意想方設法去損傷人，以滿足自己的虛榮心。誤解是對事實真相的不明白，卻自恃其能，以錯為對，以假當真，自以為是，當誤解發生時，還不認錯，向人道歉，還硬要面子。以上這些行為，好似在展現自己的做法很聰明，其實是在自暴其短，自污其性，自我作踐。如果不知道反省，及時改善，恐怕會陷自己於苦海深淵，難以解脫。

所謂的「禮節」，就是行禮必須有所節制，否則越禮的行為，會被解讀為攀緣、諂媚、拍馬屁，被扭曲了要盡禮的本義。因而孔夫子在《論語・泰伯篇》說：「只注重恭敬的態度，卻不合禮數，就會勞擾不安；只注重處事的慎重，卻不合乎禮數，就顯得畏懼不安；只注重勇氣的表現，卻不合乎禮數，就會作亂犯上；只知道心直口快，卻不合乎禮數，就會尖酸刻薄。領導人能以深厚的感情，對待他的親戚，百姓就會具有仁德；對於過去的親戚朋友不遺棄，百姓自然不會冷漠無情。」

侍奉君王與長上的態度，言行舉止必須合度，要讓被侍奉者感到備受尊敬，也要讓周圍相關的人不感到肉麻，不產生嫉妒。這是一種人格特質超越的藝術，必須具有智慧，在平時與人互動，要能達於圓融，才不至於讓他人猜疑、嫉妒與誤解。所以孔夫子在此提醒我們，不要因為侍奉君王長上，在言行上充分表達敬意，卻未能注意到適度，給人家有嫉妒的機會，而給自己帶來困擾。

因而平時要做好自己本分，不必攀緣太在意他人的批評，是以老子在《道德經》第二十章教導我們：「我的本性要隨時保持著淡泊，不為外境所誘惑，有如嬰兒的純真。（中略）眾人的習性好似精明幹練，而我的本性好似愚蠢；眾人的習性好似明察秋毫，而我的本性好似鬱悶不覺。然而眾人的習性，常漂流在茫茫的苦海中，忽東忽西，永遠找不到止息的至善地。眾人的習性好像有獨到的看法，而我的本性卻如如不動，好似頑固又鄙陋。難道我的本性與眾人的習性不同嗎？其實我只是重視大道的母源而已。」

懂得自愛的人，必然能做好自己的本分，因而獲得福報，先哲有《何謂福》善文一篇，提供我們參考：

人生無債便是福，有力量濟人謂之福；
三餐溫飽便是福，有功夫讀書謂之福；
日有工作便是福，無疾病纏身謂之福；
家庭溫暖便是福，無是非到耳謂之福；
平安無事便是福，無兵凶荒瘠謂之福；
凡事放下便是福，作息能正常謂之福；
子孫賢孝便是福，老少一條心謂之福；
知足常樂便是福，有著述行世謂之福。

31 君臣之相處

【原文】定公曰：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
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君使臣臣事君如何　定公問孔夫子對策
君使臣以禮儀相待　臣事君以盡忠貫徹

魯定公問孔夫子說：「君王使喚臣子，臣子事奉君王，要如何做才是合理呢？」孔夫子回答說：「君王使喚臣子，要以禮相待；臣子事奉君王，要能盡忠職守。」

國家社會是人民的組合，猶如一部機器是由許多零件組成，一部機器要能正常運轉，產生良好的功能，必須每個部份的零件都能發揮其效應，只要其中一個零件失靈，那怕是一顆不起眼的小螺絲脫落

了，恐怕都會影響整部機器的運轉。一個國家的政府單位，是要為廣大的人民服務，使得國家能夠安定，人民能夠過著安和樂利的生活，因而政府的施政，以及對百姓的教化，都會決定一個國家的治與亂。政府單位以前由君王領政，並任命文武百官，共同來治理國政；現在由總統或總理領政，並招募許多公務人員，共同來施政。

在一個國家或是一個團體，領導人負有成敗的責任，因而對於其屬下的執政團隊，其成員必須要很專業，且有服務的熱忱，是以平時要加強訓練外，對於本身德能的充實，是不可疏忽的。

孔夫子在《論語・顏淵篇》，回答季康子問政的時候說：「所謂的『政』，就是端正的意思。先生您能率先行正道，有誰敢不行正道呢？」接著在回答季康子憂患國內盜賊猖狂時說：「如果先生您居於上位，不會貪得無厭，雖然獎賞百姓，百姓也不會去偷盜。」又有一次季康子向孔夫子請教執政的問題說：「如果將國內無道的人殺掉，使得國家的政治能夠清明，這種方法如何？」孔夫子回答說：「先生

治理國家的政事，何必使用殺戮的方法呢？先生一心一意向善，百姓自然就會向善。君子的大德有如風，小人的小德有如草，風吹於草上，小草必隨著風向傾倒。」可見領導者能以身作則，人民必然群起效法，國政自然能夠上軌道。

魯定公任命孔夫子當大司寇，並攝理宰相之職，地位與當時的三桓相當，然孔夫子對定公可說克盡為臣之禮，與三桓對定公的極盡無禮，產生強烈的對比。在如此的情況之下，也想如何能使三桓也向孔夫子一樣，能盡為臣之禮，因而向孔夫子詢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夫子回答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這是君臣相處的標準模式，如能健全，執政就能有效，國家就能安定。

無為的本性如君王，有為的習性如臣民，本性以真理來降伏無明的習性，習性聽令於本性，自然身心靈能安定。是以老子在《道德經》第五十七章說：「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我無情而民自清。」我者，

指本性；民者，指習性。

古德有《人生哲理》一篇，可提供我們尊本性而除習性：

善法多聞才能增長智慧，善事多做才能種植福田；

善行多讚才能和諧群我，善念多思才能培養慈心；

耐煩的人讀書才會深入，耐煩的人做事才會圓融；

耐煩的人處眾才會通達，耐煩的人修行才會成就；

責備的話中要帶有撫慰，批評的話中要帶有讚揚；

訓誡的話中要帶有推崇，命令的話中要帶有尊重；

萬貫家財不如一技在身，滿腹經咒不如一善在心；

高談闊論不如一言九鼎，長篇累牘不如一字千金。

32 關雎真內涵

【原文】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孔子解說詩經關雎　樂而不淫適度為慮
哀而不傷正確態度　如此作為可稱善舉

孔夫子說：《詩經・國風・周南・關雎篇》的內容，表現出快樂而不淫亂、哀思卻不傷心的民俗風氣。

大道所生的萬法，都是中性的，本無是非善惡吉凶禍福之分，由於世人起了分別心之後，才有對立的分別，因而人間的亂象由此開始。如果在出發點未能看清，到最後必然產生諸多分歧的亂象，使得迷於途中，難以回歸正道，從此墜落苦海的沉淪，六道的輪迴，難以回歸真理的本位。

「歧路亡羊」是在《列子・說符篇》中所述說的一則故事：在中國的戰國時期，衛國有一位著名的學者，名叫楊子。有一次鄰居丟失一隻羊，動用全家人及左鄰右舍去找羊，到了晚上卻空手而回。楊子問：「你們那麼多人，為何沒找到呢？」鄰居說：「唉！岔路太多了，大道兩旁分出許多岔道，每個岔道又分出許多小岔道，我們不知道那羊跑到哪條岔道，我們雖然人多，但岔道更多，沒有辦法，只好空手而回。」楊子聽了之後，感嘆的說：「大道因岔路多，所以找不到丟失的羊，如果做學問不專一，也會迷失方向。」可見誤入歧途，不是路途太多的問題，是心不專一的問題。善用此心，能創造美好的前程，錯用此心，會給自己帶來無窮的禍患。

萬法由心生，是非善惡吉凶禍福都起自此心的分別，秋天是悽涼還是清涼？錢多是福還是禍？逆境是阻撓還是增上？是圓融還是鄉愿？因個人的看法不同，結果當然也不一樣。因而對於古時百姓用來表達心情的《詩經》，只是在敘述作者的心境，是非常單純的表達，

但後來觀賞此詩的人，因受到環境影響，當時心中感受不同，就會有不同的感受，有說是抒情，有說是邪淫，因而孔夫子在《論語‧為政篇》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關雎》的原文：「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意思是關關鳴叫的雎鳩鳥，站立在河中的小沙洲。秀外慧中的文靜姑娘，君子求她結為情侶。長短不齊的青荇菜，姑娘左採又右採。秀外慧中的文靜姑娘，君子朝朝暮暮想著她。追求沒能如心願，日以繼夜渴望著。相憶綿綿恨悠悠，翻來覆去難成眠。長短不齊的青荇菜，姑娘左採又右採。秀外慧中的文靜姑娘，與君子琴瑟傳情相愛。長短不齊的青荇菜，姑娘左右去揀選。秀外慧中的文靜姑娘，鐘鼓齊鳴展笑顏。此首詩是《國風‧周南》的第一篇，在描述周文王與淑女

太姒的情形，後娶為皇后。

人間萬象皆是廣長舌，內皆含有大道的真理，有智慧者當能觀照此一真境，善用萬法，才得以圓滿其事。此詩提醒我們，最美好的真理，是每位有智慧的人想要追求的。人生的經歷，難免有順有逆，有是有非，然而明理人當要超越對待，圓滿其事。古哲有《人非聖賢》一篇，可為我們參考：

批評他人是非，便是起分別心，
別人所犯過失，本與我不相干。
心起分別生瞋，煩惱滲入心田，
反把別人過失，變成自己不是。
能夠外境皆空，去私心戒妄念，
不忘報報自至，未祈福福自來。

33 社主的涵義

【原文】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哀公問社宰我回答　夏松殷柏歷史可查
周人以栗示民戰慄　如此回答是否明達

魯哀公向孔夫子的學生宰我，詢問有關「社主」的情形。宰我回答說：夏朝以松木為社主，殷商以柏木為社主，周朝以栗木為社主，其用意就是說：「要人民戰慄恐懼。」

魯哀公由於不滿三桓長期以來的專權擅政，想要藉機加以討伐，但又怕實力不足，難以明言，所以借著問社一事來彰顯他的心意。宰予在孔夫子的學生當中，與子貢被列為言語科的賢者，可說能言善

道，太史公說他「利口辯辭」，是在同學中，最有勇氣對老師的說法，提出自己的見解。宰我在此題中，對於魯哀公提問社主一事，心中明白其用意，所以用「使民戰栗」來回答，藉以加強哀公除去三桓的決心，這也合乎孔夫子在魯國當大司寇時，想要削弱三桓的心意。

所謂的「社」，是指掌管土地之神。古時建國必立社，用以祭祀地神，以為保護國家土地，能夠物產豐富，農漁牧皆能豐收，使百姓安居樂業。然而立社必須在其土地上，種植當地適宜成長的樹木，是以立社必須種樹。在此，魯哀公問宰我，立社的時候，我國應該種什麼樹最適宜？宰我的回答：「夏朝種的是松樹，殷商種的是柏樹，周朝種的是栗樹。」

古時歷代天子建國，必依其建都之地，種植與其治國精神的社樹，藉以盡表其德，各盡其事宜，而昭示於百姓。夏后氏即是夏朝，所種社樹是松樹，取其堅貞耐寒，長年不凋謝之德，以比喻君王的盛德，能夠福利人民，且歷久而不衰。殷商朝代所種植的社樹是柏樹，

取其品質堅固而紋理細緻，遇到再寒冷的天氣，也不會改變其蒼翠的顏色，以比喻君王的品德高尚，耐於磨練，永不退縮。周朝在武王繼位後，所種的社樹是栗樹，取其樹身高而且堅實，並護有針刺，以比喻君王之德，文攻武略相互並濟，威而不猛，恩而不辱。

然而宰我又說明了周朝種植栗樹的用意，是要使民戰慄。魯哀公藉此來問宰我，如今三桓的勢力，已經到了危及政權的地步，是否應該討伐了呢？而宰我的回答，正是鼓勵哀公要建立威風，增強公室的權力。宰我只是觀察到三桓的作為過於囂張，應該要加以討伐制止，但沒能了解大勢已去，積重難返，已經到了不可收拾，沒有機會再振興了，於是招來孔夫子對他的指責，如此的解釋，足以引動國君殺戮之心，在當時的情況，只會給社會帶來動盪不安，人民顛沛流離而已。

治國以能安民為主要，卻不是為了維護自己的權益而鬥爭。治家以能使家道平安為主，而不是鼓勵子孫爭權奪利，禍起蕭牆之內。修身以能安頓身心為主，而不是為了獲取更多的名利情，而擾亂身心

的安寧。是以無論是治國、齊家，或者是修身，都要提醒大家做好自己的本分，自然就會有幸福快樂的日子可過，絕對不要挑起心中的慾望，那將會給自己帶來無窮的禍患，相對的也給家庭帶來不幸，國家因而不能安定。

古賢有《九世同居》一文，可提供我們如何過安定的生活：

少年不學老來悔，春不耕耘秋無收；
勤讀勤耕自榮華，交商買賣眼前花。
青春要有英雄氣，男兒要為天下奇；
事不三思終有悔，氣能一忍永無憂。
急難莫求無情漢，得時就近有道人；
家中幸福賢夫造，室內平安智婦謀。
妻賢何愁家不富，子孝必定父母嚴；
父子同心家不退，兄弟合和家不分。
世人見訣學仁義，九世同居福祿來。

34 處事要靈活

【原文】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孔子聞知下此論斷　形成之事莫再添亂
完成之事不再勸諫　已過之事放下心寬

當孔夫子聽到宰我的回話後，說：「已經形成的事情，就不要再去論是非；已經完成的事情，就不用再勸諫；已經過去的事情，就不要再追究。」

孔夫子在聽到宰我對魯哀公問社的事情，做出上一題所作的解釋之後，因事先宰我未向夫子稟報商量，作出如此不當的解釋，於是在聽到之後，回應說：「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所謂「成事不說」，是說魯哀公的失政，以及三桓的僭越，這局

勢已經存在很久了，是既成事實，哀公所處的情況，依當時的實力，已經很難再有改變的機會，就不須要再談論，收回國政的事情，那是於事無補的，徒增煩惱而已。如果不知道審度時事，順應當時的情勢，硬要蠻幹，那只有毀了自己，使得國家更加添亂而已。

果不其然，魯哀公於繼位的第二十七年（西元前468年），憂慮三桓的強盛勢力，於是想借用各諸侯的力量威脅三桓，三桓也怕魯哀公發難，因此造成君臣之間很深的矛盾。有一次，魯哀公到陵阪遊玩，路中遇到孟武伯，哀公問說：「我能善終嗎？」，孟武伯回答說：「我不知道。」在八月時，正當哀公想要借用越國的力量攻打三桓，三桓乘哀公去山氏家中，出兵攻打魯哀公，魯哀公先逃到衛國，然後經過鄒國，最後到越國。不久魯國人迎回哀公，魯哀公卻死於山氏家中。

所謂的「遂事不諫」，是指魯國的三桓掌控魯國的大權，行之有年，勢力鞏固，已經是不變的事實，如果還要勸諫魯哀公樹立權威，

懲處三桓，這種諫言，簡直是癡人說夢，徒勞無功。所以不要再做無謂的諫言，讓魯哀公心中更為難過，若因此而引動討伐之念，有如螳螂擋車，自不量力，那只能自取其辱而已。

說話做事要講求效率，否則不是失人就是失言，誠如孔夫子在《論語‧衛靈公篇》說：「可以與其人談話，卻沒能與他談話，就是失人；不可以與其談論某些話，卻與他談論某些話，就是失言。有智慧的人，既不會失人，也不會失言。」子游又在《里仁篇》說：「多次進諫君王，令其感到厭煩，必然招來侮辱；多次勸諫朋友，令其感到厭煩，必然會疏遠。」

所謂的「既往不咎」，是孔夫子對自己說的話。「咎」是責備的意思。宰我替魯哀公出主意，要討伐三桓，以當時來看，是非常不恰當的，雖然有其失言之處，但事情都已經過了，就不必再責備宰我了。雖然責備沒作用，但還是提醒宰我，做事說話必須謹慎，要做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不要做徒勞而無功的事情。

事前沒能做好準備，臨事未能謹慎，面對障礙未能應變，事後未能檢討改善，如此的做事態度，怎有成功的希望呢？這種人不知道自我檢點，責備他也是沒用的。因而孔夫子在《論語‧述而篇》說：「那些空手與虎鬥，徒步想過河，至死也不後悔的人，我是不想與他共事的。我所想要共事的人，必定是處理事情，能夠戒慎恐懼，善於謀劃而能夠成就的人。」

生活中面對人事物，都是在借境磨練自己，先賢曾撰有《十修行歌》，以為我們磨練自己的參考：

一修人我不計較，二修彼此不比較，
三修見人要微笑，四修吃虧不要緊，
五修處事有禮貌，六修待人要厚道，
七修內心無煩惱，八修口中多說好，
九修所交皆君子，十修大家成佛道。

35 管仲之器小

【原文】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魯孔夫子評論管仲　氣度狹隘大事難容
雖能利國私心仍存　觀其家事氣度難弘

孔夫子說：「管仲的氣度太狹隘了。」

根據《史記・管晏列傳》記載：管仲與鮑叔牙在少年時交情就很好，鮑叔牙很了解他的賢能。管仲家境十分貧窮，鮑叔牙家境較為富裕，但時常受到管仲的欺負，然而鮑叔牙始終不記恨，還十分善待他，不曾有任何怨言。後來管仲侍奉齊國的公子糾，鮑叔牙侍奉公子糾的弟弟小白。西元前686年，齊襄公逝世，他的侄子公孫無知篡位，於西元前685年春天，被齊國大夫雍廩所殺。

當時公子糾在魯國，公子小白在莒國。在朝的臣子們決定，迎接公子糾回國當國君。魯國派人送公子糾回國，莒國派人送公子小白回國。管仲怕小白先回國，就先追上他，並向他射了一箭。公子小白假裝中箭，騙過管仲，然後與鮑叔牙快馬加鞭，先行趕回齊國，當了國君，即是齊桓公。魯莊公聽說公子小白當了國君，十分生氣，派兵攻打齊國，結果大敗而回。在齊國的壓力之下，魯國殺了公子糾，把管仲送回齊國。齊桓公即位之後，立刻請鮑叔牙當宰相。但鮑叔牙卻向齊桓公推薦在牢中的管仲。齊桓公最後接受鮑叔牙的建議，請管仲做宰相。後來齊國在管仲的執政下，使齊桓公稱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這都是出自管仲的謀略。

管仲後來回憶說：「我貧窮時，與鮑叔牙一起做生意，分財力時，總是多拿，鮑叔牙從不以為我貪，他知道我家貧窮。我曾經替鮑叔牙謀事，反而使他更加困頓，陷於窘境，他不認為我愚笨，是因時運不濟。我曾經三次做官，三次都被國君驅逐，他不認為我無能，是

因還沒遇上好時機。我曾經三次參加打仗，三次都逃跑，他不認為我膽小，是因為家有老母要贍養。公子糾失敗，與我同事的召忽為之殉難，我被囚禁遭受恥辱，他不認為我無恥，是因為不因小節而感到羞愧，卻以功名不能顯於天下而感到恥辱。可說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

當管仲臨終時，齊桓公問他，鮑叔牙可以接他的相位嗎？管仲說不行，他認為鮑叔牙善惡分明，不能包容壞的一面。如果交給他政權，恐怕害了你齊桓公，又會害了他自己。鮑叔牙知道這件事情後，不但沒有因管仲沒有推薦他當宰相而不滿，反而高興管仲最能了解他。

從管仲這一段故事來看，其環境培養出人格特質，在未成就之前，受到種種困境的折磨，等到有機會掌權，難免會給自己多一些的寬容，希望得到某些方面的彌補，因而一心一意展現其能力，一方面又享受在其地位的富貴之中。如果就對國家的貢獻來說，可說是豐

功偉業，連孔夫子都非常讚歎。然而對於私人的享受來說，也有其越份越禮之處，孔夫子就事論事，對於「官事不攝」、「樹塞門、置反坫」，而給予「管仲之器小哉」的評論，顯然孔夫子的看人，不但看其大處的成就，也細觀其小處的品行。

一個人的人格，是否完美，必須從小處到大處，從言行舉止到起心動念，都必須要相當嚴謹，如此要成就真正的君子，才有機會。古德以《凡事三思》一文來提醒我們，免於因大而忽小，因小而失大：

路休不看就走，行雖無過心常恐。
人休不擇就交，人道難處意貴和。
話休不思就說，話到口邊留半句。
事休不算就做，事到頭上要三思。
財休不問就取，財到眼前應思義。

36 管仲節儉否

【原文】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

或問管仲是否節儉　家有三處管事不兼
貪婪浪費不知節約　如此行為品德低賤

有人向孔夫子請教說：「管仲為人節儉嗎？」孔夫子說：「管仲有三處住家，每一個家都有專管家事的官吏，都不兼職，浪費人力資源，怎能說是節儉呢？」

節儉是為人的美德，會給我們心靈無盡的能量，讓我們不去攀緣而沾惹是非，讓我們心性清淨而安然自在，讓我們遠離災禍而不受傷害，讓我們能知足常樂而逍遙瀟灑。因而老子在《道德經》第六十七

章說：「在我的本性中，具有三種寶貴的美德，可以永遠保存著：第一稱為慈，第二稱為儉，第三稱為不敢為天下先（或稱為讓）。因本性中具有仁慈，所以能夠勇敢；本性中具有儉樸，所以能夠寬大；本性中具有不敢為天下先的禮讓，所以能夠成就大器。」

以當時管仲的成就與知名度，當然會受到眾人的矚目，每一樣的言行，都會被放大細看，備受嚴格的檢驗。所以有人懷疑他的人格特質，雖然成就很大，但在某些方面，還是不能做到盡善盡美，所以向孔夫子請教：「管仲的平時生活，是否能做到節儉呢？」孔夫子就其生活中的三處住家來說，每處住家都有執事人員，顯然是浪費人力，當然就不能說是節儉了。

如果管仲能如晏嬰一樣，當了宰相，能將自己所得，分贈給親戚及左鄰右舍，自己卻過著儉樸的生活，處處為人著想，其品德當有不同的評價。雖然子夏曾在《論語・子張篇》說：「大的節操不可逾越範圍，小的節操稍有出入是可以通融的。」然而大節與小節的分界點，正

是我們不容易認清的地方，因而一個人的氣度大小，也在此可以分判。

《啟智真經・勤儉成家章》載：「儉者，克己用則有節，並抱愛物之心。不奢華而浪費，不嗜好以多需。蔬食以表其志，粗衣以安其身。愛惜金錢，利用廢物。無益之費休用，存清德以去侈。勿奢華，勿浪費，須知得來不易，而惜金錢物質。崇勤儉，可裕生計；惜財物，以防饑寒。富者好奢華，則富不長久；貧者不勤儉，則貧無了時。」懂得勤儉，在日常生活中養成良好的習慣，會給自己及後代子孫帶來無限的福報，是以平時要多注意實踐。

以管仲的賢能，使齊桓公成為春秋時代的霸主，但與聖王之治，仍有甚大差距。霸王之治，強調以強權輔政，是屬於有為之事，或能積得福報；聖王之治，主要以仁德治政，是屬於無為之事，本性功德才能自然流露。平時能著重於心性修養，淨化心靈，這是千古以來的最重要事，能著眼於此，才是大器；若只著眼於人間的功名利祿，相較之下，當然是小器了。是以禪宗六祖惠能大師在《壇經・無相頌》

說：「迷人修福不修道，只言修福便是道；布施供養福無邊，心中三惡元來造。擬將修福欲滅罪，後是得福罪還在；但向心中除罪緣，各自性中真懺悔。忽悟大乘真懺悔，除邪行正即無罪；學道常於自性觀，即與諸佛同一類。」

有智慧的人，用功於心性的淨化，可以永離輪迴之苦；聰明的人，用功於名利情的追逐，卻為了享其福報，永浸於六道輪迴，難以出離。因此能學聖佛的淨化心性，永住至善之地，當然強過於人間短暫的物質享受，卻容易給自己陷入慾望之中。是以先賢有《天下太平》一文，來啟發我們：

好話不嫌多，好話可以為世界帶來和平。
好事不嫌多，好事可以為人間帶來希望。
好心不嫌多，好心可以為社會帶來光明。
好書不嫌多，好書可以為大眾帶來知識。
好人不嫌多，好人可以為亂世帶來清流。

37 管仲知禮否

【原文】然則管仲知禮乎？

或有人問管仲行為　言行舉止知禮發揮
身為宰相輔政為國　以身作則最為可貴

這人又請問孔夫子說：「那麼管仲知道禮制嗎？」

禮為中國古代「六藝」之一，是反映封建社會中的天人關係、階級與等級的關係，以及人倫關係、行為準則等等，是上層建築的重要組成部分，為維持封建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與其相關的建築，稱為禮制建築，其與宗教建築雖然不同，卻有密切的關係。例如為祭祀而設的郊丘、宗廟、社稷、明堂辟雍等，都是屬於禮制建築之一。此題是向孔夫子請問「管仲是否知道禮制」？很顯然對於管仲的

所作所為，已經產生了疑問，但又不能確切知道，問題出在什麼地方，因而才向夫子提問，希望能從其口中得到明確的答案，夫子隨著提出管仲家中「樹塞門」、「置反坫」，都是僭越禮制的行為。

禮者，理也。治理國政必須合理，合理的國政，必須興禮樂以教化百姓，使得全國上下，每個階層的人在禮樂的潛移默化中，皆能主動守其位，做好其本分的事情。如果執政者，未能明白這個道理，國家雖能有一時的興盛，但必因其基礎未能穩固的奠定，而很快生出敗象。

孔夫子有見於此，因而在《中庸》說：「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

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身為執政者，能夠明白治國九經之理，並能付諸實踐，必能收到治國的實益。然欲治國，必先從修身做起，修身必從格物致知做起，使能誠意正心，自然身可修，家可齊，國可治，天下可平。因而平時我們要在淨化自己上不斷努力，古哲有《不斷精進》好文一篇，作為修練心性的參考：

努力從學習中去增進新知。

努力從思考中去認識自我。

努力從興趣中去獲得快樂。
努力從計劃中去把握時間。
努力從實踐中去贏得價值。
努力從檢視中去尋見真理。
努力從獨立中去體驗自主。
努力從研究中去發現目標。
努力從追求中去提昇智慧。
努力從失敗中去記取教訓。
努力從揣摩中去創造契機。
努力從覺悟中去經營人生。

38 越分設反坫

【原文】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

君樹塞門管仲亦樹 君有反坫管仲亦敷
僭越君位行為過分 只為私慾自我滿足

孔夫子回答說：依據禮制的規定，國君的宮室才能設立屏風，管仲的居家也設立屏風；國君為了兩國的和好，堂上才設置反坫，管仲的堂上也設置反坫。

所謂的「樹塞門」，是以屏立於門前，以為分隔內外。塞門，也就是照壁。《禮緯》載：「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鄭玄注：「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屏以蔽之。」古禮制樹塞

門，唯有國君能設置，以當時管仲的身分，是不可以設置的，當然是違反並僭越禮制。

所謂的「反坫」，是置酒用的平台，用土所築，形狀如同土堆，在於兩樽之間。在兩國國君互相結好的聯盟禮儀上，互相宴享，設尊於兩楹之間，坫在其南方。主人酌酒進賓，賓客在筵席前授爵飲畢，反此空爵於坫上，稱為反坫。這也是國君應酬的禮制，以管仲的身分設反坫，也是僭越禮制。

管仲以身居宰相的要職，卻不守本分，家中設有仿國君的屏風，堂上設有放置酒樽的反坫，顯然僭越禮制，如此公開帶頭違反禮制，破壞禮制，只為個人的享受權勢與富貴，在這方面，顯然成為歷史的罪人。所以孔夫子對於有人問他，管仲是否知禮，他回答說：「如果管仲算是懂得禮制的話，那還有誰不知道呢？」這是一種反面的評斷。

執政者掌有權勢，其一言一行都受到全國上下的矚目，只要有一些錯誤或越份的事情，將如日月之光被烏雲所遮住，人人都能看得清

楚，是以必須要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以免誤導國人，誤人誤己而遺臭萬年。

《中庸》有載：「要統治國家，有關禮儀、法度、文字等三件事情的規定，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能做好，就可以減少很多過錯了。在上位的人，雖然具有善德，如果不經驗證，就不能使百姓信任，百姓不能信任，就不會服從。在下位的人，雖然具有善德，但其地位不尊貴，不能得到信任，百姓就不會服從。所以君子治理天下的方法，要從本身的品德做起，要得到百姓的驗證，必須考察夏商周三代先王的做法，而且沒有違背；行為能夠頂天立地，而且不背正道；可質詢於鬼神，而且沒有懷疑；百世以後，等待聖人出現，也沒有疑惑。能質詢於鬼神而沒有懷疑，這就是知道天理；百世以後等待聖人出現，仍沒有疑惑，這就是知道人性。所以君子的舉動，能世世代代成為天下人依循的正道；君子的行為，能成為世世代代天下人的法度；君子的言語，能成為世世代代天下人的準則。在遠處可見其威望，在近處

不為人所討厭。《詩經・周頌・振鷺篇》說：『在那裡不讓人感到憎恨，在這裡不讓人感到討厭，從早到晚都能這樣做，就可以永保美好的聲譽。』君子沒有不如此作為，而能早日揚名天下的。」

君子無論居任何位置，都要能時時刻刻檢點自己的言行舉止，見賢要能思齊，見不善要能自己反省，有錯即改，不要與行為不良的人混在一起，除非自己有能力改變他，否則就要遠離，以免受到牽累。先賢有《不交損友》一篇，可為我們待人處事的參考：

不交不孝父母不顧妻兒之損友，不交不辨是非人云亦云之損友；
不交破產狂嫖傾家濫賭之損友，不交無中生有壞人名義之損友；
不交言不由衷口是心非之損友，不交作威作福無法無天之損友；
不交忘恩負義不講感情之損友，不交自甘墮落不思上進之損友；
不交全憑利口強詞奪理之損友，不交胸無點墨妄談文字之損友；
不交爭權奪利結黨營私之損友，不交不擇手段見利忘義之損友。

39 管仲不明禮

【原文】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如此行為冒犯天威　破壞規矩禮制已毀
如果還說管仲知禮　是否禮教已經崩潰

孔夫子繼續分析說：管仲如此錯誤的行為，如果說他知道禮制，那還有誰不知道禮制呢？

春秋時的霸王政治，以權謀及武力為治國的基礎，因而缺乏仁義道德的素養。君王為了成就霸業，通常無所不用其極，就如齊桓公任用了管仲，能將齊國強大而成為當時的霸主，因而對於管仲諸多的禮遇，甚至於出現僭越的行為，卻持著放任的態度，破壞整個禮制。為了維持此一霸權，必須時時備戰，窮兵黷武，造成百姓沉重的負擔，

用以維持龐大軍隊的開銷。在上位者以強權嚴刑治國，必然造成百姓想方設法去適應，為了保護自己的權益，結果出現許多亂象，所以孔夫子才在《論語‧為政篇》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如今齊國為了保持強盛的局面，宰相管仲卻領頭僭越禮制，做了最壞的示範，所以孔夫子說他小器，是因他只看到強權霸勢，能夠在各國發號施令，以齊國為龍頭老大，過過威風的癮，卻因此造成社會的混亂，眼光過於狹隘，不能以無為的德政，營造千秋的聖業，卻用有為的強權，製造一時的霸業，造成春秋戰國的混亂世代。這正如老子在《道德經》第六十五章所說：「古時善用大道來治理國家的人，並非教導百姓學習聰明巧詐，而是教導百姓純樸敦厚。國家的百姓所以難以治理，是因為百姓的智謀太多。所以用智謀來治理國家，反而會使國家遭受禍害；不以智巧來治國，才是國家百姓的幸福。以智治國，國家百姓遭受禍害；不以智治國，國家百姓會獲得幸福，這兩種

模式，已經成為治國興衰的要件。」

孔夫子一生致力於闡揚儒學，推展人倫道德，發揚忠恕之道，希望世人都能本著仁道精神，做好自己本分的事情。人道能圓滿，天道自然能夠成就。修身必須在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做好基礎，然後才能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以身之不修何以治國、平天下？歷史上如管仲者，雖能在歷史上留名，然而其私下的行為，又是不節儉，又是違反禮制，必然在心性上留下污點，成為輪迴的種子，雖然成就一時的霸業，卻未能成就聖佛，如此的作為，肯定是聰明，卻談不上智慧，是以孔夫子稱其小器。

《中庸》載：「惟天下至聖，惟能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

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這就是聖人的配天之德，並非一般凡夫俗子所能做到的。

前賢有《正知正見》提供我們，成就聖賢之方：

真正的聾子，是聞善言而不著意的人。

真正的盲人，是見人好而不喜歡的人。

真正的啞巴，是口裡說不出好話的人。

真正的白癡，是對真理不生欣羨的人。

真正的殘障，是圖安逸不務正業的人。

真正的病患，是找藉口不肯勞動的人。

真正的窮人，是無鬥志又不生產的人。

真正的愚笨，是貪功果又不付出的人。

40 子語大師樂

孔子告訴魯國樂官　禮樂制度與人相關
每個音符影響人心　演奏樂章攸關憂歡

【原文】子語魯大師樂。

孔夫子告訴魯國的樂官，有關於樂理的事情。

《禮記‧樂記篇》載：「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生也，其本在於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

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其意思是：大凡音的產生，都是出自世人的心。人心的變動，是受到外界影響而來。當受到事物的影響，產生情緒的變動而形成聲。同聲相應，異聲相雜，於是產生錯縱的變化，然後將這些變化按規律表現，就是音。按照這些音的順序調整編排演奏，再加上武舞與文舞，就是樂。所謂樂，就是音所構成，而其根本是人心對事物的感受。所以人心感到悲哀，聲音就會焦急而短促；人心感到快樂，聲音就會寬裕而舒緩；人心感到喜悅，聲音就會開朗而輕快；人心感到憤怒，聲音就會粗獷而嚴厲；人心感到崇敬，聲音就會正直而端方；人心感到愛慕，聲音就會溫和而柔順。這六種聲音，並非人心原有，是受到外境影響才造成了。所以古代聖王很注意影響人心的外境，因而用禮制來引導人心，用音樂來調和性情，用政令來統一行動，用刑

罰來防止壞人。無論是用禮制、音樂、政令、刑罰，其目的都是一樣的，就是要統一民心而使天下大治。

又載：「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怗 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

其意思是：因而太平盛世的音，安詳而安樂，反映當時政通人和；混亂時代的音，怨恨而憤怒，反映當時政治混亂；亡國之音，哀傷而深沉，反映當時民生困苦。由此可見，聲音和政治是相通的，怎樣的政治就有怎樣的聲音。宮聲代表君，商聲代表臣，角聲代表民，徵聲代表事，羽聲代表物。如果五聲不亂，就不會有不和諧的曲調。如果宮聲混亂，其音散漫，象徵國君驕慢；商聲混亂，其音不正，象

徵官員腐敗；角聲混亂，其音憂傷，象徵百姓不滿；徵聲混亂，其音悲哀，象徵百姓徭役太重；羽聲混亂，其音危急，象徵物質匱乏。如果五聲皆亂，秩序蕩然，就會奏出慢音，如此，國家很快就會滅亡了。

可見音樂與政治、人心，有著不可分離的關係，孔夫子熟諳音樂，是以告訴魯國樂師有關音樂的原理。最重要是能調適身心，讓人心平氣和，古德有《心寬氣平》一文，與音樂有同等效果，能輔助音樂淨化人心：

處事能讓一步為高，退步為進步的張本；
待人能寬一分是福，利人實利己的根基；
奢侈者雖富而不足，何如儉者貧而有餘；
賢能者雖勞而伏怨，何如拙者逸而全真；
降魔者必先降其心，心伏則可群魔自退；
馭橫者必先馭其氣，氣平則可外橫不侵。

41 作樂之開始

【原文】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

夫子說明其中樂理　開始演奏合奏音齊
氣勢磅礴水源豐沛　萬馬奔騰無能與比

孔夫子說：演奏音樂的道理，是可以知道的，當開始演奏的時候，要五音六律聚合演奏。

孔夫子周遊列國，在六十八歲時，自衛國回到魯國，發現魯國的音樂有廢缺的現象，於是告訴魯國的樂官（或指師摯），有關於音樂的道理，與禮制是互為應用的，對於治理國家、教化百姓有相當重要的關係，禮制衰壞，音樂必然廢缺，如果不加以糾正，必然影響治國安民。孔夫子曾於《論語・子罕篇》說：「我自衛國返回魯國，然後

才釐正音樂，使得《詩經》中的《雅》、《頌》，都能各得其位，各適其道。」」

在此章，孔夫子對樂官說：「樂理的音調和節奏的演變，是可以耳朵的聽覺感觸出來的。當開始演奏的時候，各音齊起合奏，構成磅礴的氣勢，洋洋盈耳，到了聲音擴散開來，節奏便顯得和諧一致，使人感到心平氣和，而且音調皎潔明朗，使人感到心靜如水，連綿相續，絡繹不絕，使人感到生命具有無窮的活力，以至於整個樂曲終結為止，成為一首完美的樂音，以示人行事要有始有終。」美妙而完整的音樂，令人心曠神怡，可以降伏妄念，淨化心靈，再與禮儀做完美的互相配合，可使人的心性產生中和的作用，可以輔助政治走上中庸之道。

《孟子・離婁上篇》載：「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五音是指宮、商、角、徵、羽。六律是指十二律中的六個陽律，即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律，本來是用來定音的竹管，古人用

十二個不同長度的律管，吹出十二種高低層次不等的標準音階，稱為十二律。從低至高，依次為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其中除了六陽律外，其他六者稱陰律。

儒家倡導以禮樂治國，孔夫子更加力發揚光大。由於禮樂注重中和，從個人的心性修養，以至於治國平天下，都發揮極大的功能。禮可用來定天下的規矩，使能井然有序；樂可用來平衡內心，使心性產生和諧的作用，更能開啟內心豐厚至誠的能量。

至誠的功效驚人，誠如《中庸》所載：「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

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禮樂治國，必從治心修身立基，其所產生的教化作用，必從日常生活中去實踐，古賢有《立身行事》好文一篇，可為我們參考：

小心謹慎，像冬天行走於薄冰之上。
警惕戒懼，像畏懼四鄰在注視批評。
端莊嚴肅，像出席重要會議的賓客。
溫和親切，像寒冰轉暖解凍的初春。
胸懷廣闊，像無所不容廣大的山谷。
敦厚樸實，像質樸未經雕刻的原木。
看淡名利，像視富貴如浮雲的隱士。
勤修善德，像慈善家發願濟世渡人。

42 作樂之後續

【原文】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 孔子接著分析樂道　聲音盛大洋溢滔滔
> 和諧一致令人沉醉　樂曲雖止餘音繚繞

孔夫子又分析說：接著要使盛大的聲音洋溢出來，讓音調顯得和諧一致，而且清晰明朗，連續不斷，餘音繚繞，以至於樂曲終止。

在此再重複孔夫子於本章完整表示「樂其可知也」，他說：「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禮、樂都有始作的開頭，在禮示提醒「各就各位」，在樂是提醒大家，演戲要開始了，先敲鑼打鼓，要各就各位，安靜下來，稱為「過門」，所以說「翕如也」。「翕」的原義，是指鳥待飛之前的斂翅，有收攏蓄勢做

好準備的涵義。「翕如」，是說明凡音樂始作，必先有一種樂器響起，提醒其他樂手做好定調準備，抓住節拍，為正式演奏做好準備，如同把所有的樂器集合在一起，組成一個綜合團隊，做好協和共進的準備。

所謂的「從之」，是指音樂正式開始演奏，按部就班，一步一步向前推進，如同禮儀活動正式開始，都要依據規則，按照環節的需要去執行，不可有所疏忽。所謂的「純如也」，是指在眾多的樂器演奏中，必然要能顯出其主題，然後所有的內容與形式，都要圍繞著主題進行，這「純」就是把主題突顯出來的意思。也就是哀傷的主題要表現哀傷，高興的主題要表現高興，莊嚴的主題要表現莊嚴。「純」也是主題要表達的方式，每一種樂器、曲調，都有表達情感的作用，必須配合恰到好處。什麼樂器適合表達什麼主題，什麼曲調適合表達情感，都有一定的規則。這就與五音六律要應用得恰當，使得音樂的主題與情感的表達，都要能中規中矩，這就是「純如也」。

所謂「皦如也」，是指事物井然有序，顯示十分清晰，讓人一目了然。在演禮的演奏過程中，參與人員略帶有表演性，目的是要讓觀禮者，對於禮樂的表達意義，能夠明確無誤的了解，以使禮成、事成能夠完美，這就是「皦如也」。所謂「繹如也」，是指事物的整體出現且連續不斷。在音樂方面，從頭至尾是一個整體，中堅不可停頓，或者事時斷時續。所謂的「以成」，就是結束。就是在音樂結束時，以特別的樂音作為結束的提示，使人一聽就明白整個樂曲到此結束了。

修道必須合乎中庸，才是達於極致；猶如演奏音樂，必須從頭至尾，按照樂理的程序整體才能調和，如此才是一首美妙的音樂。平時的言行，對於修道有著重要的關鍵，古德曾撰有《以言積德》之文，對於修道有所助益：

人有善行，以一言稱讚。

人有失當，以一言勸止。

人有爭訟，以一言勸解。
人有冤抑，以一言辨明。
人有過錯，以一言寬恕。
人有悲痛，以一言安慰。
人有怨恨，以一言疏導。
人有誤會，以一言溝通。
人有嗔怒，以一言平息。
人有癡迷，以一言點醒。
人有急難，以一言解救。
人有欠周，以一言導正。

43 儀封人請見

【原文】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

衛國儀封官人請見　君子來此皆要見面
從中學習見賢思齊　談話之中識智可添

衛國儀城邊疆的防務官，請求進見孔夫子，並說：「凡是君子到我們這個地方來，我從來不失去進見的機會。」

在孔夫子周遊列國的時候，路經衛國西北邊境的小城儀邑。這裡在明朝是屬於開封蘭陽縣的儀城，如今就在河南省蘭封縣。當時有一位掌理封疆的防務，官拜封人，卻是一位賢能而隱居下位的人，要求要見孔夫子，並且很誠懇向夫子的隨從弟子說：「凡是有學問道德的

人，來到我們這個地方，我從來不失去求見其聖德的容貌。」特別請求隨從弟子，能讓他能見見孔夫子。

孔夫子素有聖德之名，其德名在當時已經遠播及於各國，連衛國邊疆小城鎮的官員，都能知道。然而這位儀封人的作為，是值得我們學習的。雖然聽到孔夫子的聖名，極盡可能求見以為見賢思齊，卻又不忘實際求證，實事求是，是否有聖明之實。

《中庸》載：「唯獨天下至聖的人，才能具有聰明智慧，才足以領導百姓；才能發揮寬容的心胸，溫柔的態度，才足以包容他人；才能發憤圖強，發揮剛毅果斷的精神，才足以保持正道的準則；能保有嚴肅莊重、執中守正的態度，才足以用恭敬來做事；能夠深入文章的條理，周密的觀察，才足以辨別是非。這些德行廣大無邊，如泉水一般，時時噴湧出來。廣大無邊，就如同天一樣；深深的泉水，就如同深淵一樣。當百姓看見了，沒有不恭敬的；所說出來的話，百姓沒有不信服的；所做出來的事情，百姓沒有不喜歡的。他的名聲廣泛地傳

遍中國，同時影響到偏僻的少數民族。凡是車船能通達，人力所能及的地方；天所能覆蓋、地所能承載、日月所能照耀、霜露所能降臨的地方。凡是有血氣的人，沒有不尊敬親近他的，所以說聖人的德量，可以與天相匹配。」這就是聖人的大德，能夠滋潤天地萬物，能夠影響古今中外，能夠引導我們找回幸福的生活，能夠教化凡人成就聖人。

然而聖人之德，是至誠本性功德的自然流露，其聖容與聖德，並非一般凡夫俗子所能視透，也只有明白的人，才能慧眼識英雄。是以《中庸》又載：「唯獨天下至誠的人，才能擁有治理天下的大原則，樹立天下的大根本，徹知天地的化育萬物。難道還有其他的倚靠嗎？只是他具有誠摯的仁德，其德量如海之深廣，如天之浩瀚。如果沒有與生俱來的聰明睿智，足以通達天地德行的人，有誰能知道這一些呢？」這儀封人正是引導我們，學習如何看清事理明白真相，不要人云亦云，終究一生還是在原地打轉，不能經事而長智，白白浪費寶貴

的一生，實在太可惜了。

人人都具有聖人的本性，卻是要通過辛苦而努力的開發過程，才能有所收穫，先賢有《先苦後樂》好文一篇，可為我們找回聖性的引導：

今日的耐煩做事，是未來成功的踏板。
今日的千鎚百鍊，是未來事業的階梯。
今日的養深積厚，是未來安樂的基礎。
今日的慈悲喜捨，是未來圓滿的助緣。
今日的行善濟世，是未來逍遙的本錢。
今日的犧牲奉獻，是未來福報的保障。
今日的修身養性，是未來心靈的寄託。
今日的孝親敬老，是未來兒女的榜樣。

44 學子莫憂患

【原文】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

夫子弟子將其引見　出來表示學生跟前
諸位同學何必憂患　孔聖降世出自於天

孔夫子的隨從弟子引見之後，該地的防務官對孔夫子的學生說：諸位同學，你們何必憂患孔夫子失去官位，不受到國君的重用呢？

這一段話是孔夫子的隨從弟子，引導儀封人見到孔夫子，與其談論一段話後，出來對孔夫子的弟子所發表的內容。其談話之中，顯然已經反映出儀封人的看法，對孔夫子的聖德持肯定的態度，並安慰孔夫子的學生，不要憂傷時勢，也不要因當時孔夫子沒能受到各國國君的重用而煩憂不已。這「二三子」是指孔夫子的隨從弟子，「患」

是憂患，因當時魯定公愛好美色，接受其國所贈送的女樂，不上朝處理朝政，因而孔夫子辭去司寇的職位，到衛國去遊歷。這在《論語・微子篇》記載：「其國贈送一批能歌善舞的女優，季桓子勸魯定公收下，三日不早朝，於是孔夫子就辭官離開魯國。」

離開魯國到了衛國，衛靈公也是一個愛好女色的國君，由其夫人南子掌理衛國的政事大權，對於孔夫子的到來，也只是禮貌性的接見，無心重用，只是想利用孔夫子的聖名來凸顯自己而已。在《論語・雍也篇》記載：「孔夫子與衛靈公夫人南子見面，子路不高興。孔夫子發誓說：『我的行為如有不合理的地方，上天會厭棄我的！上天會厭棄我的！』」孔夫子與南子見面，始終不亢不卑，婉轉拒絕南子的誘惑，離開了衛國。

後來到了宋國，因司馬桓魋的嫉妒，差點遭到殺害，在學生的幫助下黯然離開。到了齊國，因齊國宰相晏嬰的阻攔而離開。到了陳國，因受到晉楚兩強國相爭的影響，在去蔡國途中，絕糧七日，在輾

轉途經楚國時，楚王想重用孔夫子，因受到令尹子西讒言勸阻，因而離開，又回到衛國。顯然在其周遊列國時，受到各種打壓，本有機會在各國推展其理想的政治，經歷了十三年，最後未能獲得國君重用，授予職位，最後回到魯國。所以才有「患於喪」的說法。

孔夫子在《論語・里仁篇》說：「不必憂患得不到職位，該憂患是否能勝任職位；不必憂患沒有人知道自己，只要要求充實自己，他人自然會知道。」嚴以律己，寬以待人，一直是孔夫子發揮其忠恕之道的原則，也是使他能心安理得的方法。可見聖如孔夫子，其一生的經歷，可說是不順，但其堅持正道的精神是值得我們學習的，這也是終究得以成聖的原因。俗語說：「家貧出孝子，國亂出忠臣，世亂出聖人。」正是在此可以印證。

認真生活即是修道，日常生活是我們修行最好的場所，是磨練我們成就聖佛的地方，是以要在生活中時刻反省自己，必然有所成就，俗語說：「神仙本是凡人做，只怕凡人心不堅。」古賢有《成敗立

見》一文，可以提供我們成為日常生活的座右銘：
失敗者，往往是熱度只有五分鐘的人；
成功者，卻都是堅持最後五分鐘的人。
不斷想理由推卸責任者，注定要失敗；
不斷想辦法解決問題者，一定會成功。
凡遇事優柔寡斷，便步入失敗的陷阱；
凡遇事堅定意志，就擁有成功的契機。
成功絕對不是偶然，而是優點的發揮；
失敗絕對不是命運，而是缺點的累積。
能夠成功，就是要有理想，要有抱負；
何以失敗？就是異想天開，想抄捷徑。

45 夫子為木鐸

【原文】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天下無道已經很久　亂世出聖自然因由
天降夫子以為木鐸　領導眾人必須要修

儀邑的邊疆防務官繼續說明：天下失去正道已經很久了，上天將以孔夫子為警世的木鐸。

天道運行，周而復始，物極必反，天下無道已經很久，已到了極點，因而將返回有道，這是自然的道理，猶如一年四季，春生下長秋收冬藏，終而復始。道在人類社會的發展，也是一樣的情況，猶如《三國演義》所說：「夫天下之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歷史的見證，從無例外。儀封人與孔夫子見面之後，從其言行舉止當中，知道

有道之士已經顯現於世。又見到孔夫子的弟子，因陪同孔夫子周遊列國，到處受到排擠，擔心天下無道一直持續下去，不知如何是好，是以「患於喪」。然而儀封人深知天地運行之道，天下情勢周而復始之理，是以與孔夫子見面之後，向夫子的弟子們安慰說「何患於喪」，請他們不用再擔心了，無道將轉換為有道了。

無道轉換為有道，必有其徵兆，否則怎能知道何時會轉換呢？猶如老子在《道德經》第五十八章所說：「世事禍福互相依存，災禍之中，有幸福隱藏著；幸福之中，有災禍隱藏著。誰能夠明白其中的道理呢？難道沒有正道可依循嗎？其實是有的，只是凡人不明白其中的變化，使正道變成偏邪，使善良變成凶惡，世人迷惑於其中，其時間已經很長久了。所以唯有明理的聖人，才能做到方正而不起分別，銳利而不傷害，直率而不放肆，光亮而不炫耀。」以儀封人的觀察，孔夫子正是具有轉換社會形式，將無道改變成有道的聖人。

所謂的「鐸」，是指古代一種類似鈴的禮器，也是一種樂器。

在古代禮器與樂器，有時是不分的，譬如鐘鼓鐸磬鞀，古人有「教人以道者擊鼓，諭人以義者擊鐘，告人以事者振鐸，語人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之說，無論作為禮器或樂器，都有其用途和意義。鐸主要是銅製，內舌分銅製及木製兩種，銅製稱「金鐸」，多用於軍事上；木製稱「木鐸」，多用於政事上。

木鐸一般在古代帝王或君王頒布政令時使用，因而木鐸有代為宣令的意思。「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就是上天借孔夫子以為木鐸，以為傳達上天的命令。所謂「君子不器」，乃是指有德的君子，不是人間一般的凡器，而是能代表天的公器，可代天宣化，替天行道，如今稱孔夫子為天之器，當然就是聖人了。顏淵在《孟子．滕文公上篇》說：「虞舜是什麼樣的人呢？我是甚麼樣的人呢？只要能夠有所作為，都會和他一樣。」人人都具有至善的本性，指是受到塵慾的污染，未能加以清除，因而成為覆蓋習性的凡人。只要我們肯努力找到明師學習，當可鑿開塵封已久的本性，顯現聖人的智慧。

古德著有《回頭是岸》一文，深入體悟，有助於找回本性：

人生百歲今稀有，前除少年後除老；
中間光景不多時，又有炎涼與煩惱；
酒色財氣誘人罪，淡泊名利除物欲；
功名富貴有時盡，急須修身莫顛倒；
世上錢多賺不完，行行業業做不了；
飛黃騰達心變煩，落得自家頭早白；
孝順雙親不忤逆，手足情深要扶持；
行善濟人獲快意，進德改過迎吉祥；
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
悠悠人生不悔路，急須回頭莫遲疑。

46 韶樂盡善美

【原文】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矣。」

孔子評論虞舜韶樂　音樂聲調完美無缺
內容豐富極盡完善　觀察樂理有其要訣

孔夫子評論「韶樂」說：「其音樂聲調極盡完美，其內容也極盡完善。」

過去聖王的德政，都體現在音樂上，韶樂是舜帝時代的音樂，舜帝以孝道著稱，所住之處，都聚集人潮，展現「德不孤，必有鄰」，受到堯帝禪讓而得天下，又把帝位禪讓給禹，展現了天下為公的胸懷。如此的行為，在孔夫子看來，可說是至德至聖。舜的德行，已經達於極至，其成就表現在韶樂上。

孔夫子對其評論，是美與善都達到了極點，無以復加。「美」是指韶樂的聲音、曲調，都非常好聽；「美」是指韶樂表達的思想內容，非常符合人文道德與天道規律。孔夫子對於韶樂的評價，在《論語‧述而篇》中記載：孔夫子在齊國，聽到虞舜的《韶樂》，由於心儀此樂，竟然在聽過此樂曲之後，經過很久的時間，都忘記了吃肉的味道，並讚歎說：「沒想到聖王的音樂，能夠完美到這種地步。」

《禮記‧樂記》載：「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中略）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則性命不同矣。（中略）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

大也。殷周之樂，盡矣。」

這意思是說：一個朝代的創始者，在大功告成之後才制定音樂，在社會安定之後才制定禮制。他的功勞越大，所制定的音樂就越完備；他的政治越安定，所制定的禮制就越完善。只有手執干戚的武舞，不能算完備的音樂；用熟肉來祭祀，不能算至敬的禮制。五帝不同時，因而不沿用其音樂；三王不同代，因而不抄襲前代的禮制。音樂至極，恐怕有沉迷忘返之憂；禮制粗製，恐怕會失去中正無邪的本質。能夠做到愛好而沒有沉迷之憂，禮數完善而不失去中正無邪的本質，大概只有聖人才能做得到吧！（中略）所以聖人制作音樂以順應天，制禮以配合地。禮樂如此顯明完備，也可說天地各盡本分了。天尊在上，地卑在下，君臣關係也就依此確定了。山勢高大，澤淵低下，貴賤之位就依此確立了。天動地靜，有其常規，有大有小就此區別。方以類聚，物以群分，性命各有不同。（中略）所以觀察其舞曲，就知道其德行；聽聞其謚號，就知道其行事。

堯的樂曲稱《大章》，是彰顯堯帝的德行；黃帝的樂曲稱《咸池》，是彰顯黃帝德普天下；舜的樂曲稱《韶》，是彰顯舜能紹繼堯之德行；禹的樂曲稱《夏》，是彰顯禹能發揚光大舜的德行。以上所有殷周樂曲的命名就齊全了。

無論古代聖王，或是今日凡人，皆具寶貴本性，各盡其職，各守本分，回歸至善本性，為終極之事。古德有《休昧心田》一篇，可供平時修行參考：

用體諒的心對待親情，用結緣的心對待友情；
用淨化的心對待愛情，用尊重的心對待道情。
人之心量大心境自開，人之心境開心術自正；
人之心術正心事自少，人之心事少心情自樂。
覺人之偽不形之於色，吃人之虧不動之於口；
施人之恩不發之於言，受人之惠不忘之於心。

47 武樂未盡善

【原文】謂武：「盡美矣，未盡善矣。」

孔子評論武王樂曲　聲調完美生動有趣
然而內容未盡完善　比與韶樂稍遜些許

又評論「武樂」說：「其聲調極盡完美，但其內容未盡完善。」《武》，是指周武王時代的音樂。周武王的道德修養，首先也體現在孝道上，繼承周文王以德治國的遺志，可謂「三年無改於父之志」，孔夫子曾在《中庸》讚歎說：「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其次是討伐殷紂王，剷除暴政，可說是除暴安良。自己坐擁天下後，不自稱帝號，仍然承襲王號。在政治上，採用「周禮」治國，仍然屬於以德治國的思想。

周武王的德養，在三代帝王中，可稱為楷模，但與舜帝相比，差距就顯現出來了。周武王的孝是限於「不改父志」，而舜帝之孝則是「以德報怨」；周武王的天下是武力奪取的，舜帝的天下是堯帝禪讓的；周武王視天下為「家」，而舜帝卻視天下為「公」。這二種不同的道德修養，都反映在音樂上。韶樂與武樂都符合經典音樂的構成，都可稱為盡美。由於武王的作為與心境，其內容與舜帝相比較，當有其不完善之處，是以孔夫子對《武》樂的評價：「盡美矣，未盡善矣。」

《禮記・樂記》記載：「子曰：『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

其意思是：孔夫子說：談到樂曲，象徵已經完成的事情。從

《武》的細節來說，舞者手持盾牌，穩立如山，象徵武王的威容；舉手頓足，威武雄壯，象徵太公必勝的決心。舞者最後都跪下來，象徵周公、召公，以文治代替武功。從《武》樂的表演過程來說，第一節象徵武王北出孟津，等待諸侯會合；第二節象徵武王滅商；第三節象徵回師向南；第四節象徵南國歸入版圖；第五節舞者分成兩列，象徵周公、召公一左一右輔佐天子；第六節舞者回到開始表演的位置，象徵諸侯凱旋，尊崇武王為天子。在表演過程中，有時舞隊的兩側，各有一人搖動鐸鈴，而舞者以戈矛四度擊刺，象徵軍威雄壯，威震中國。

樂是心之聲，表達一個人的內心世界，說明自己的人生觀，是否能明理達觀而見性？是否能率性而達於中庸之道？誠如《中庸》所載：「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

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人生命長難過百歲，然而未能善用此一時光，好好了願與了業，等到無常一到，未能找回本性而繼續輪迴，後悔莫及。是以前賢有《何必計較》一文，提供我們在世了願與了業之用：

紅塵白浪兩茫茫，忍辱柔和是妙方；

到處隨緣延歲月，終身安分度時光；

從來硬弓弦易斷，每見鋼刀口易傷；

惹禍只因閒口舌，招愆多為論長短；

吃些虧處原無礙，退讓三分也不妨；

休得爭強來鬥勝，百年渾是戲文場；

頃刻一聲鑼鼓歇，不知何處是家鄉？

48 居上的態度

【原文】子曰：居上不寬。

孔聖教導居於上位　待人忠厚處事無愧
和藹可親平易近人　優秀人才自來相會

孔夫子說：居於上位的人，待人處事如果不能夠寬容大量、忠厚待人。

所謂「居上」，是指在人的群體中，地位較高的人。人性本是平等，皆具有聖佛的本質，然由於累世所造業力不同，其所得果報不同，因而有富貧窮通、禍福吉凶的不同命運。因而此生此世能居上位，實是上世累積福德而來，今生才能擁有福報，享有福氣。然而享受福氣當中，就會漸漸消去，如果未能繼續多作善事以積德，最後必

然坐吃山空，
所謂的「寬」，是指心胸的肚量，內含有寬宏的度量、寬厚的德行，如此才能夠得民心。如果居上位的人，只顧一己的權益，則將失去民心，最後將與民交爭利，與民為敵，這是居上不寬，自身無德所造成的現象。
孟夫子在《孟子・離婁下篇》告訴齊宣王說：「君王能把臣屬當作自己的手足看待，那麼臣屬就能夠把君王當作心腹服侍；君王把臣屬當作狗馬使用，那麼臣屬就會把君王當作平民對待；君王把臣屬當作土草一般棄置，那麼臣屬就會把君王當成仇敵對峙。」可見居於上位者，當要厚待下位者，令其感到溫馨，自然由衷生起尊敬之心；如果鄙視或虐待下位者，當會受到下屬的遠離與仇視。
孟夫子又在《離婁上篇》說：「夏桀、商紂會失去天下，是因為失去人民的支持；失去人民的支持，就會失去民心。要獲得天下有方法，必要獲得人民的支持，就可以得到天下；要得到人民的支持有

方法，能夠得到民心的擁護，就能夠得到人民；要獲得民心有方法，人民所要的，就為他們聚集準備，人民所討厭的，就不要強加給他們。」寬心厚待百姓，使百姓得到安心，是百姓所要的；對待百姓不以寬厚的心，將會被百姓所唾棄。

《大學》載：「守正道就可以獲得民心，而保有國家；失去正道必失去民心，而失去國家。是以有德的君子，先要謹慎內德的充實；內德充實，必能感召人才；人才能夠聚集，必能保有土地；有了土地，才會有財富；有了財富，才能供給眾人使用。德是根本，財是枝末。如果本末倒置，內外易位，將會引動百姓爭權奪利。所以君王致力於聚斂財貨，必使民心離散；君王如能散財於民，照顧百姓，必能獲得民心，使民眾聚會心神而服從聽令。如果對人說不合道理的話，人家也會以不合道理的話回應；如果以不合道理的方法獲得財貨，也將會以不合道理的方式失去財貨。」

居於上位的人，能夠明白這些道理，用心照顧百姓的生活，使百

姓能安居樂業，自能獲得百姓忠心的擁護。如果為了一己利益享受，對百姓課重稅、頻增傜役，使民不以時，將會受到百姓討厭。

居上位者，當要將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因而平時要嚴以待己、寬以待人，將會讓百姓感動而倍加擁護。因而平時要多嚴加檢點自己的言行，古德有《何必妄求》善文一篇，提供我們的參考：

無義之財湯潑雪，儻來田地水推沙；
妙藥難醫冤孽病，橫財不富命窮人；
尋常衣食隨緣度，分外資財莫妄求；
買賣只求安分利，經營不掙哄人錢；
本分成家睡也穩，虧心創業心何安；
子賢不必寬田土，女好何須整嫁妝。

49 行禮必有敬

【原文】為禮不敬。

孔聖又訓禮樂治國　用心誠敬必然善妥
為禮不敬難以親近　眾叛親離自食惡果

孔夫子接著又說：奉行禮儀時，不能夠誠敬，做到莊嚴肅穆。俗語說：「禮多人不怪。」這是由於能夠以誠敬的心去行禮，讓他人真能為您的誠敬而感動，能夠明白體諒您的動機，所以再多的禮數，他人也不會有所怪罪。如果行禮如儀之中，其禮數不合常理，或者對方不能感受到您的誠敬，可能就會有「禮多必詐」的疑慮。

禮者，理也、履也。所有的禮數，其中必存在合理的因素，然後行禮於外，必須付諸實踐，才能達到行禮的效果。而內在的合理，

必須含有敬的要素。所謂的「敬」，有督責的意思，就是善於自責自律，慎重自持以應事，也就是要時時處處，在待人接物，要嚴格檢肅自己，以免於疏忽或放逸，造成他人的心裡不舒服，甚至有受傷的感覺，這將會造成與人之間的感情疏離。尤其上位的人，經常以為權勢在握，對人予取予求，一點也不尊重下位的人，這會造成下位的人心生反感。是以孔夫子在《論語・八佾篇》回答魯定公問「君使臣」時，回答說：「君使臣以禮。」可見禮在於君臣之間，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禮形於外，敬主於內。孔夫子在《孝經・廣要道章》說：「使在上位的人能安於其位，以治理其人民，沒有比禮節更好的了。行於禮節，只要是能發自內心的誠敬而已。」宋朝的程頤（世稱伊川先生）在《近思錄》說：「今學者敬而不見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為恭之恭也；禮者，非禮之禮，是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不為自然底道理，故不自

在也。須是『恭而安』。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如此，本無私意，只是個循理而已。」內心的誠敬，正是行禮的主要精神所在。

胡衡《麓論》云：「曰荒、曰怠、曰豫、曰縱、曰傲、曰慢、曰戲、曰侮，皆敬之反。曰慎、曰戒、曰儆、曰畏、曰恭、曰祇、曰寅、曰肅，皆敬之發也。」可見荒廢、怠惰、猶豫、放縱、驕傲、輕慢、戲謔、侮辱，都是誠敬的反面。謹慎、守戒、儆醒、敬畏、謙恭、安祇、寅畏、肅靜，都是敬的發明。在平時生活中，能在「敬」字的正、反兩面的意義去著墨，必可更為深入的理解，禮的本義與其作用，並能做出正確的運作。

《論語・憲問篇》記載：子路請問君子之道，孔夫子說：「修養自己以敬重他人。」子路又問：「這樣就可以了嗎？」孔夫子說：「修養自己以安定他人。」子路又問：「這樣就可以了嗎？」孔夫子說：「修養自己以安定百姓，修養自己以安定百姓，堯舜二帝恐怕

還很難做到呢！」是以不要小看，平時能夠以誠敬禮待他人，使人能達於心安，這是可以讓我們安己心，又能安人心，讓我們走上聖賢之路。是以平時以禮待人，必須出自恭敬的心。

誠敬的心，必須是內斂而專一、真誠而不攀緣的，古賢撰有《忌十二多》好文一篇，才能完整表達禮儀：

少思，因為多思則勞神。少念，因為多念則志散。

少慾，因為多慾則神昏。少事，因為多事則勞形。

少語，因為多語則氣乏。少笑，因為多笑則傷臟。

少愁，因為多愁則心懾。少樂，因為多樂則意溢。

少喜，因為多喜則忘錯。少怒，因為多怒則脈亂。

少好，因為多好則迷妄。少惡，因為多惡則寡歡。

50 臨喪要有哀

【原文】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孔聖再談親臨喪祭　必表哀傷其事如己
臨喪不哀無心致敬　如此行為不合道理

孔夫子最後又說：親臨喪祭的時候，不能表達哀傷的感情，我怎能看得下去，對他有所指望呢？

「喪」是古代最重要，最典型的禮儀活動之一，參與喪禮，最主要是能表達內心的哀思，是以要盡哀才能表達對喪禮的重視。如果參與喪祭，卻未能盡哀，就是為禮不敬，喪禮的活動就會變質。居於上位，參與喪禮，是眾人所聚焦，如果有為禮不敬，臨喪不哀的情形，將會給別人留下不好的印象，在領導上會失威、失分，將成為他人議

論的對象，因而從內心生起不尊敬的念頭，久而久之，對自己領導的地位是會影響的。

有人以為「臨喪不哀」的「喪」，是與前面「二三子何患於喪乎」的「喪」是相關聯的，指的是禮樂文明傳承的喪失。「臨」，就是面對；「哀」，就是傷痛。也就是說，面對禮樂文明傳承的喪失，卻不感到悲痛。我們從歷史的資料，可以知道孔夫子的生存時代，在春秋時代，周朝王室不興，諸侯間爭戰不已，道德淪喪，百姓生活顛沛流離，他以人溺己溺的精神，想要推動儒家治世的精神，於是周遊列國到處宣揚，卻未能受到各國國君的重用，最後不得不滿懷遺憾回到魯國。他對於發揚儒家的精神，以禮樂治國的觀念，存有強烈的責任感。然而失落的傷痛，總在字裡行間顯露出來。因而對於面臨禮樂文化的喪失，卻不感到傷痛的領導者，感到悲哀、傷痛與無奈，是以說：「吾何以觀之哉？」

本篇在《論語》中，專談「禮樂文化」，第一、二章就先將破壞

禮樂制度的三桓給提出來，接著一路在各章都在談論禮樂的問題，到了要收尾的前一章，將孔夫子心目中理想的《韶》樂給點出來，以作為禮樂文明的準則。然而在當時的社會，可以說是禮崩樂壞。以當時來說，在諸侯國中，能夠正統傳承文化是魯國，卻被三桓以強權破壞無遺，是以孔夫子在最後一章，十分無奈地說出他的感傷。本來魯國能承擔禮樂文化的傳承，是一件非常美好，值得宣揚誇耀的事情，卻被破壞成這個樣子，所以說：「吾何以觀之哉？」是說我要拿什麼來說明給人家看呢？這話語中蘊含無限的感傷。

此篇的最後一章，如果從心性的層面來理解：「居上不寬」，或可意會習性居於本性的上位，讓本性無法展現寬宏大量的特質。「為禮不敬」，或可意會為習性代替本性做主，所行使的禮儀，通常會表面化，無法從內心的誠敬流露出真情。「臨喪不哀」，或可意會習性已將本性覆蓋，本性中所有的優點將面臨喪失，因而使自己永沉苦海而難以解脫，但仍未察覺，真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議。「吾何以觀之

哉」，「吾」指自己的本性，如今已經受到習性嚴重的覆蓋，又能如何自我觀照呢？

修道修心，不外乎就是要找回自己的本性，使能出來做主而降伏習性，才能歸於本性。先哲為文《克己正心》一篇，可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的座右銘，伴隨我們的靈性成長，使習性漸漸消除：

在委屈中學習經驗，寧可認錯莫要說謊；
在困難中接受挑戰，寧可被責莫要負疚；
在失敗中累積智慧，寧可吃虧莫要結怨；
在挫折中鍛鍊意志，寧可無用莫要禍世。
惜精神者可以卻病，杜人之口莫若謹言；
卻病者一生皆安樂，塞人之耳莫若慎行；
省財用者可以卻貧，保持現狀就是落伍；
卻貧者一家皆安樂，苦幹實幹才有勝算。

歡喜結緣・請廣為流傳・歡迎參加護持印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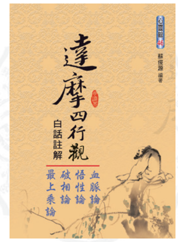
心靈館 38　25K
學庸會意



心靈館 39-40　25K
論語會意卷上, 下



心靈館 45　25K
關聖帝君大解冤經
白話註解



心靈館 46　25K
達磨四行觀、血脈論、破相論、悟性論、最上乘論 白話註解



心靈館 49　25K
六祖法寶壇經會意



心靈館 50　25K
傳心法要淺解



心靈館 51—55　25K
不朽的故事(一)學佛篇
(二)孔子篇 (三)老子篇
(四)因果篇 (五)孟子篇



心靈館 56—60　25K
不朽的故事(六)莊子篇
(七)佛陀篇 (八)論語篇
(九)文昌篇 (十)神仙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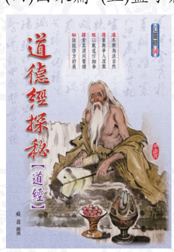
心靈館 61　25K
地藏菩薩本願經淺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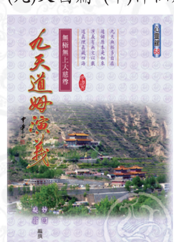
心靈館 64　25K
三字經句解



心靈館 65　25K
千字文句解



心靈館 66-67　25K
道德經探秘—
道經、德經



心靈館 68　25K
九天道姆演義



心靈館 69-72　25K
周易探秘卷一～四



心靈館 73　25K
周易直指



心靈館 74　25K
道德經直指



心靈館 76 25K
九天玄女教化真經
九天玄女至理通明真經
九天紫府玄祖至尊寶經
白話解說



借經問心 01 25K
論語之學而篇



借經問心 02 25K
論語之為政篇



借經問心 03 25K
論語之八佾篇

心靈館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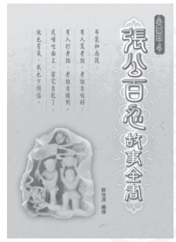
智慧的書籍可以淨化心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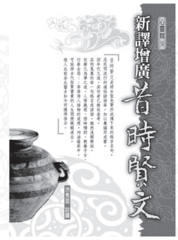
心靈館 1　25K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解析



心靈館 2　25K
清靜經 白話解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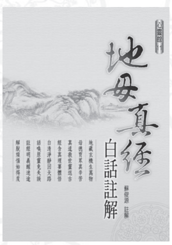
心靈館 4　25K
張公百忍故事　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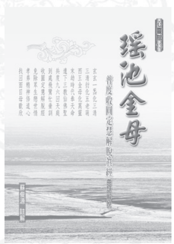
心靈館 9　25K
新譯增廣昔時賢文



心靈館 10　25K
黃帝陰符經探原
：呂純陽祖師百字碑解說



心靈館 11　25K
地母真經白話註解



心靈館 13　25K
瑤池金母普度收圓定慧解脫真經白話解說



心靈館 15　25K
九天玄女救世真經治心消孽真經白話註解



心靈館 16　25K
天上聖母經白話解釋



心靈館 17　25K
玉皇心印妙經白話解析



心靈館 18　25K
關聖帝君戒淫經白話註解



心靈館 21　25K
永嘉真覺禪師證道歌白話註解



心靈館 22　25K
心經淺說



心靈館 23　25K
媽祖略傳



心靈館 24　25K
北方真武玄天上帝傳奇



心靈館 26-28　25K
簡單的生活易經
（上中下）



心靈館 29　25K
心靈深呼吸



心靈館 34　25K
四聖書白話註解



心靈館 36　25K
大道真經白話註解



心靈館 37　50K
心靈雋語千句品賞

索取方法：
①直接到流通處請書②外地可　回郵信封寄到流通處請書（郵資、運費請來電洽詢。）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論語之八佾篇 / 癡翁編撰. -- 初版. -- 新北市 :
多識界圖書文化, 民109.02
面； 公分. -- (借經問心 ; 3)
ISBN 978-986-6574-82-5(平裝)
1.論語 2.研究考訂
121.228/03 109001751

系列名 / 借經問心 03
書　名 / 論語之八佾篇

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公司
www.multiviews.com.tw

編　　撰　癡翁
封面設計　簡文章
排版設計　福美設計工作室 02-8921-1285

出 版 者　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公司
發 行 人　蘇俊源
地　　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7號7樓
電　　話　886-2-2226-1515
傳　　真　886-2-2226-1010
網　　址　www.multiviews.com.tw
電子信箱　multiviews1515@gmail.com
劃撥帳號　19431985
戶　　名　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公司
初版日期　109年02月1000本

◎非賣品◎歡迎索取・廣為流通（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流通處　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7號7樓
電話：02-2226-1515　張小姐

教學網址　蘇俊源先生教學課程影音網
http：//www.youtube.com/user/lon1209

尊重版權・歡迎印贈